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一)

呂祖謙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重刊東萊博議序

博議一書。舊本單行。刊東萊文集者概未錄入。何也。先生家傳絕業爲中原遺獻。吾婺之言理學者祖焉。茲編特出其靈緒卓識。幻爲風雲壯觀。舉業家羣鑄金事之。乃自吾鄉突遭兵燹。羣籍蕩然。是書亦在銷委之列。余既覓先生文集。付梓竣工。兒輩復以是書爲請。顧坊間通行者爲古絳張明德所訂本。去取未精。頗多闕略。予有家藏錢塘瞿氏舊本。凡一百六十八篇。以載在行篋得存。發而讀之。歎其經緯世教。扶植人心。有裨於聖學者正復不少。舉業云乎哉。慨自文之難言也。工訓詁者。鄙詞章爲小道。騁汪洋者。薄註疏爲腐儒。余竊謂文無定規。亦求其愜心當理焉而已。坐淸廟明堂。而宣誦法言。穆然見先正遺範。而山水之娛。絲竹之樂。亦足以陶寫其性靈。布帛菽粟。治生者奉爲至寶。而錦繡之爛。山海之饈。亦掌服尙膳者所不廢。間嘗取先生文集讀之。若易詩禮及論孟諸說。法言中之布帛菽粟也。博議一書。牖啓聰明。如山水絲竹之怡悅性情。而膾炙人口。衣被來學。又何殊珍錯之有駝象、錦繡之有華袞也哉。余生先生之鄉。有志私淑。義不當聽其書之就湮。爰命梓人重鋟壽世。而述其顚末如此。同治戊辰冬十月。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目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游。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諸生歲時休沐。必鈔寘褚中。解其歸裝無虛者。並舍媚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出。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人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靦然忘恥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愆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爲媒。借縫掖以爲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鐫。或慍而譙。或侮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旣豐矣乎。傳愈博。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損。遂次第其語。以諗覩者。凡春秋經旨。概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乾道五年九月初四日。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跋

月樵都轉之來鄂也。司榷政。總校讎。公餘之暇。猶講求載籍不勌。今年秋。捐其橐重刊龍川文集、東萊文集。復取東萊博議屬樹之而校對之。特博議一書。乃呂成公屏處東陽之武川。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當時傳鈔。輾轉沿譌。自宋及元明。舊本舛謬疊見。疑者闕之。未敢臆斷也。呂成公爲婺州理學之宗。都轉籍於婺。固所以闡揚先哲也。而卽以嘉惠士林。蓋士之習舉業者。代聖賢立言。其託體最尊。其措詞貴達。無取乎卑靡龐雜也。是書明乎天人義利之分。理亂得失之蹟。古今事爲之變。典章名物之繁。英光浩氣。伸紙直書。按之聖賢精微之奧。不爽毫釐。得是書而讀之。於以擴其識。晰其理。鬯其機。無卑靡龐雜之習。具海涵地負之觀。眞升堂入室之階梯也。然則都轉之嘉惠士林。豈淺鮮哉。工將蔵。妄贅數言於末。同治七年。歲次著雍執徐月律應鐘日。值噬嗑初九用事。江夏王樹之謹跋。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目錄

卷一

鄭莊公共叔段
潁考叔還武姜
周鄭交惡
宋穆公立殤公
衞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鄭敗燕皇 鄭敗北戎 楚敗鄧 吳敗胡沈陳三國 商密降秦 鄭敗宋 楚滅舒庸 越敗吳於檇李 越敗吳於笠澤 楚敗吳滅舒鳩 晉滅肥 晉滅陸渾 吳敗楚取餘

卷二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隱公辭宋使
鄭伯侵陳大獲
鄭伯朝桓王 鄭伯請釋太山之祀 虢公作卿士于周 鄭伯以齊人朝王 鄭伯以王命討宋 羽父會鄭伯伐宋 蔡人衞人郕人不會王命 王與鄭人蘇忿生田 鄭伯以璧假許田 王伐郕

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　曹太子朝魯樂奏而嘆　晉侯受玉惰　齊君語偷　公孫歸父言魯樂　趙同不敬　晉侯見魯侯不敬　鄭伯授玉視流而行速　鄧錡將過不敬　成子受脤不敬　苦成叔傲　衛孫文子聘魯無恆容　齊高厚相太子會諸侯皆不敬　齊侯衛侯不敬　葵侯享于鄭不敬　穆叔見孟孝伯語趙孟語偷　趙孟對劉定公以吾儕偷食朝不謀夕　卑子視下言徐　宋公與叔孫昭子語相泣　魏獻子南面　郯子執玉高魯受玉卑

隱公問族於衆仲

卷三

滕薛爭長

潁考叔爭車

齊魯鄭入許

息侯伐鄭

羽父弒隱公

臧哀伯諫納郜鼎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　曲沃莊伯伐翼　王伐曲沃　曲沃武公伐翼　曲沃伯殺公子侯　王命曲沃伯爲晉侯

卷四

楚侵隨　楚敗隨

魯爲班後鄭　齊衛鄭戰于郎

鄭太子忽辭昏　鄭昭公之敗北戎止昭公奔衛

桓公問名於申繻
王師伐虢
虞叔伐虞公
楚屈瑕敗蒲騷　楚人伐絞　屈瑕大敗
卷五
祭仲立厲公　祭仲殺雍糾　高渠彌殺昭公　齊人殺子臺　楚殺子南
盜殺伋壽　衛侯放公子黔牟
魯及齊師戰于奚
桓公與文姜如齊
辛伯諫周公黑肩
楚武王心蕩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
魯莊公圍郕
卷六
齊侯見豕人　蛇鬬于鄭　神降于莘　卜偃童謠　狐突遇申生　城鄆有夜登邱　柩有聲如牛　蛇出泉宮　魏顆見老
鳥鳴亳社　鄭有石言于晉　富璧而拜　鄭龍鬬玉化爲石　鸜鵒來巢　龍見于絳

齊公孫無知弒襄公
齊桓公入齊
齊魯戰長勺　士蔿諫晉侯伐虢
禹湯罪己桀紂罪人

卷七

宋萬弒閔公
息嬀過蔡　楚滅息入蔡公巫臣聘夏姬　子元振萬鬬班殺子元陳夏徵舒殺靈公　申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叔向取申公巫臣氏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蘇公奉子頹王虞樸　鄭伯虢公納王　會于首止　惠王崩　鼂于洮　王子帶召戎　王子帶奔齊　仲孫湫言王子帶　滑人叛鄭　富辰請召王子帶　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爲后太叔以狄師攻王王使告難　晉侯納王
鬻拳兵諫
陳敬仲辭卿飲桓公酒

卷八

懿氏卜妻敬仲　晉侯賜畢萬魏　成季將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　秦伯卜伐晉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　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之　晉侯卜納王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　晉楚遇于鄢陵晉侯筮之吉　施氏卜宰

穆姜薨于東宮　宋公享晉侯　鄭皇耳侵衛孫文子卜追之　崔子卜妻齊棠公之妻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晉侯有疾間祟於子產　穆子之生莊叔筮之　孔成子卜立靈公　南蒯將叛枚筮之示子服惠伯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　晉趙鞅卜救鄭　楚卜子良爲令尹　巴人伐楚楚卜帥

曹劌諫觀社

晉桓莊之族偪　晉十族殺游氏二子　晉士蔿殺羣公子　晉獻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晉侯爲太子城曲沃　晉侯使太子伐東山　晉殺太子申生　晉使士蔿築蒲與屈　晉侯使賈華伐屈

莊公丹桓宮楹　刻其桷使宗婦覿用幣　莊公問後季友　叔牙共仲賊子般　閔公請復季友　共仲賊閔公成季立僖公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齊仲孫湫觀政

卷九

舟之僑奔晉

衛懿公好鶴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伐東山臯洛氏

齊侯戍曹遷邢封衛　諸侯救邢　城楚邱

衞文公大布之衣　趙宣子爲國政　晉悼公卽位　晉侯謀所以息民　楚薳掩爲司馬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子旗請伐吳　楚子使然丹屈罷簡兵　楚城州來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　虢公敗戎于桑田　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滅虢滅虞

齊寺人貂漏師　寺人招立無虧宋華氏伐齊立孝公

卷十

會陽穀謀伐楚　齊歸蔡姬　齊使蔡伐楚
楚伐鄭　齊執陳轅濤塗　申侯城賜邑　鄭伯逃歸　鄭殺申侯以謝齊
楚滅弦　黃不歸楚貢　楚滅黃
楚文王寵申侯
齊桓公辭鄭太子華
晉里克帥師敗狄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

卷十一

會于葵邱尋盟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秦伯納晉惠　晉侯殺里克平鄭　晉乞糴於秦　秦乞糴於晉　秦晉戰韓原
沙麓崩　隕石鷁退飛　星孛北斗　梁山崩晉侯論宋災　梓慎論無冰　裨竈論周楚　子產論參商　大雨雹　士文伯論火見　晉侯問日食　晉侯問史趙　裨竈論陳災　星出婺女　景王問萇弘　梓慎論禘　星孛大辰　火始昏見　梓慎望氣　史墨占日食　梓慎對日食　梓慎論日食　齊有彗星　楚雲如赤烏
楚子賜鄭伯金　趙姬請逆叔隗　楚子封陳　晉使魯歸汶陽田　鄭伯石辭卿　楚復取晉大屈
邢人狄人伐衞　衞叛晉　公孫文子拒衞侯

秦取梁新里　梁亡

卷十二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社　季平子用人於亳　楚子用隱太子

衛旱伐邢

子魚諫宋公圍曹

隨叛楚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爲鹿上之盟　楚執宋公　宋公伐鄭　楚宋戰于泓　宋襄公卒

魯饑而不害

成風請封須句

秦晉遷陸渾之戎

子圉逃歸

卷十三

邾敗魯於升陘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于鄭

楚子文使成得臣爲令尹　范武子請老

晉懷公殺狐突

晉重耳奔狄　止降服而囚　止頭須求見　秦伯納重耳

晉文公秦穆公賦詩　晉侯享公賦詩　寧武子來聘公賦詩　荀林父賦詩　鄭伯宴公賦詩　公享季文子賦詩　公享范宣子賦詩　叔孫穆子賦詩　高厚歌詩　穆叔賦詩　公享季武子賦詩　晉侯鄭伯賦詩　慶封來聘賦詩　鄭七子賦詩　薳罷賦詩　穆叔食慶封誦詩　令尹趙孟賦詩　穆叔子皮賦詩　季武子韓宣子賦詩　楚子賦詩　鄭六卿賦詩　小邾穆公季平子賦詩　宋公賦詩

卷十四

介之推不言祿

鄭伯使盜殺子臧

衛禮至殺邢國子

晉文請隧　啓南陽　圍陽樊　圍原　問原守

展喜犒齊師　魯如楚乞師　楚伐宋齊

楚滅夔

卷十五

宋叛楚卽晉　楚子將圍宋止文之教也　晉侯將伐曹止會諸侯于許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　楚子玉夢與河神求瓊弁玉纓　燕姞夢天與己蘭　魏顆夢結草之老人　韓厥夢子輿　趙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　叔孫穆子夢天壓己　魯昭夢襄公祖　晉侯夢黃熊　孔成子夢康叔　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尋孟氏之廟　趙宣子夢文公授之陸渾　宋元公夢太子欒卽位　曹人夢衆君子立于社宮　衛侯夢渾良夫　宋得夢已爲烏

晉侯作三行
周公閱聘魯
臧文仲如晉分曹田
晉作五軍以禦狄
卷十六
先軫死狄師
臼季舉郤缺
晉陽處父侵蔡止汲水而軍
周叔服相公孫敖二子越椒生而子文知其滅若敖氏石生而叔向之母知其喪羊舌氏伯
閏三月非禮閏不告朔辰在申再失閏火西流司歷過
楚太子商臣弒成王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衞
卷十七
禘太廟躋僖公順祀先公
出姜貴聘而賤逆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出姜歸齊

楚滅六蓼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
季文子如晉求遭喪之禮行
趙孟立公子雍（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子立茶　齊景公使國惠子高昭陳乞逐高國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卷十八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士會不見先蔑
穆伯取己氏（穆伯以幣奔莒過莒　穆伯歸脩復齊入歸公孫喪聲已不視）
鄧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歸衞地（晉歸衞田）

卷十九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宋襄夫人殺昭公）
箕鄭父殺先克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楚范巫裔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宋殺申舟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
卷二十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隨會料晉師 吳將伐魯問叔孫輒公山不狃
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以誘士會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
趙盾納捷菑於邾
周公士孫蘇訟于晉
卷二十一
晉侯秦伯圍鄭
秦穆出師襲鄭 秦師過周北門 秦使孟明爲政 晉秦戰
彭衙復用孟明 秦濟河焚舟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鄭公孫段相鄭伯禮無違 昭公如晉郊勞贈賄無失禮 孟僖子不能答郊勞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

狼瞫死秦師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
隨會能賤而有恥

卷二十二

甯嬴從陽處父
邾文公遷于繹
齊公子商人驟施于國
楚鬬克公子燮作亂
單伯請子叔姬 季文子如晉 齊人敘單伯歸子叔姬
宋華耦辭宴
公孫敖二子

卷二十三

齊人侵我西鄙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
鄭子家爲書告趙宣子

邴歜閻職弒齊懿公
襄仲殺惡及視止立宣公
季文子出莒僕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
卷二十四
晉不競于楚
鄭人獲狂狡
鄭伐宋囚華元
晉趙盾侵鄭　楚滅若敖氏
晉靈公不君
晉趙穿弒靈公　許悼公飲太子止藥卒
晉成公爲公族
楚子問鼎
卷二十五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弒靈公　鄭討曹公之亂

楚箴尹克黃不棄君命
赤狄伐晉圍懷　晉敗赤狄滅潞
鄭公子曼滿欲爲卿
鄭伯敗楚　楚子伐鄭　楚盟辰陵鄭徵事晉　楚圍鄭楚敗晉于邲晉侯復荀林父　赤狄伐晉晉殺先縠　晉示鄭以整　晉賞荀林父士伯
晉會狄于欑函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楚子伐蕭
公孫歸父言魯樂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一

宋 呂祖謙撰

鄭莊公共叔段 隱公元年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爲鉤餌以誘魚者。魚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穽。天下寧有是耶。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讎。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鉤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穽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鉤餌而不吞。過陷穽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謂封京之後。伐鄢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由初暨末。其殺段之念。殆不可千萬計。是亦殺千萬弟而不可計也。一人之身。殺其同氣至於千萬而不可計。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飜四海之波。亦不足以湔其惡矣。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

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舉朝墮其計。舉國墮其計。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其爲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一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衞。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與。然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斵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釣者之自吞鉤餌。獵者之自投陷穽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爲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爲天下之至拙。

潁考叔還武姜（隱公元年）

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凡出於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羽之浮。石之沈。矢之直。蓬之曲。土之止。水之動。自古固然。而不可加損。庸非天乎。苟以人力勝之。則羽可積而沈也。石可載而浮也。矢可揉而曲也。蓬可扶而直也。土可墾而動也。水可壅而止也。人力既窮。則未有不復其初者焉。不積之。則羽還其天

而浮矣。不載之。則石還其天而沈矣。不揉之。則矢還其天而直矣。不扶之。則蓬還其天而曲矣。止者土之天也。翣者窮、則土之止固自若也。動者水之天也。舉者窮、則水之動固自若也。有限之力。豈能勝無窮之天也耶。子之於父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因之戕潁。絕滅天理。居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遽悔焉。是悔也。果安從而生哉。蓋莊公自絕天理。天理不絕莊公。一朝之忿。赫然勃然。若可以勝天。然忿戾之時。天理初無一毫之損也。特暫爲血氣所蔽耳。血氣之忿。猶溝澮焉。朝而盈。夕而涸。而天理則與乾坤周流而不息也。忿心稍衰。愛親之念。油然自還。而不能已。彼潁考叔特迎其欲還之端而發之耳。其於莊公之天理初無一毫之增也。考叔之見莊公。不感之以言。而感之以物。不感之以物。而感之以天。愛其母者。莊公之與考叔同一心也。同一心是同一天也。其啜羹、其舍肉、其遺母。皆天理之發見者也。考叔以天示之。莊公以天受之。故不下席之間。回滔天之惡。爲蓋世之善。是豈聲音笑貌能爲哉。惜夫考叔得其體而不得其用。故亦不能無遺憾焉。方莊公語考叔以誓母之故。考叔盍告之曰。醉之所言。醒必不踐。狂之所行。瘳必不爲。既醒而猶踐之。則其醉必未醒也。既瘳而猶爲之。則其狂必未瘳也。君之誓母之辭未悔。則必以爲是。既悔。則必知其非。知其非而憚改焉。是猶未悔也。是猶以爲是也。莊公苟聞此言。則其私情邪念。冰泮雪消。而無復存者矣。考叔乃曲爲之說。俾莊公闕地及泉。陷於文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勝嘆哉。不特蔽莊公之天理。當考叔發闕地及泉之言。考叔胸中之天理所存亦無幾矣。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

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乘一念之悔。廣其天理而大之。六通四闢。上不失爲虞舜。下不失爲曾參。豈止爲鄭之莊公哉。惜夫莊公之不遇孔孟而遇考叔也。

周鄭交惡 隱公三年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之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陳氏之於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氏雖強。猶魯之季氏也。陳氏雖強。猶齊之陳氏也。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敍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爲周鄭交質。終以爲周鄭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爲左氏信有罪。周亦不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爲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見賢則用之。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巽懦暗弱。反爲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其勢均。其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爲天子。鄭爲諸侯。既交質之後。周與鄭等諸侯耳。然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稻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吾天子之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鄭人之心以謂彼之子來質於我。我之子往質於彼。見其與吾同而不見其與吾異。歲推月移。豈知周之爲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鄭遽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天下亦以列

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伐鄭必未敢伐之也。周不自卑人必未敢卑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左氏所載君子之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概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戎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盜賊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至於名爲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宋穆公立殤公隱公三年

人皆愛奇。而君子不愛奇。人皆愛高。而君子不愛高。君子之情未嘗不與人同也。而愛惡與人異者何也。蓋物反常爲怪。地過中爲偏。自古自今。惟一常也。自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奇焉。斯怪矣。是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衆人之所謂奇。卽君子之所謂怪也。衆人之所謂高。卽君子之所謂偏也。至貴莫如金。至多莫如粟。然食粟則生。食金則死。反常之害。蓋如此。適百里之都。而必行千里之路。其行愈速。其都愈失。吾又知中之果不可過也。君子所以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治民無可傳之政。治兵無可喜之功者。曷嘗厭奇而畏高哉。奇若果奇。則君子已先出於奇矣。高若果高。則君子已先出於高矣。其逡巡退縮。終莫肯就者。非不愛奇也。不愛怪也。非不愛高也。不愛偏也。苟惟不然。則避赫赫之名。受碌碌之毀。果人情也哉。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以爲是未足以爲奇。必傳於弟以爲奇焉。是未足以爲高。必傳於弟以爲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爲君子

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其說既無以加矣。吾嘗推宣公之意。必以爲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爲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爲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事。自衆人視之。則以爲奇。以爲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爲常。而他人以爲勇。游千仞之淵。沒人以爲常。而他人以爲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穉子而入沒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衞州吁隱公三年

未見之情。人所未知。未動之情。己所不知。歷舉天下之事。其迹可指者。使人評之曰。孰爲善。孰爲惡。孰爲忠。孰爲邪。孰爲是。孰爲非。孰爲誠。孰爲僞。猶參差而不得其情。況於情之未見於外者乎。此色厲內荏面剛心柔之徒。所以每誤天下後世也。情之未見者。難知如此。抑又有甚難知者焉。博者必盜。當博之初未有爲盜之情也。然財匱則必至於盜。博者必鬬。當博之初。未有決鬬之情也。然忿極則必至於鬬。蓋博則有盜之理。博則有鬬之理。其情未動。其理已萌。非獨人不能覺。己亦不能自覺焉。豈非天下之至難知者乎。莊公之寵州吁。不過溺於所愛而已。初不知其基簒弒之禍也。雖州吁受寵之初。亦未嘗有簒弒之心也。及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桓公忌之。州吁始憂不能自免。而求免之心生矣。有簒國之利誘其前。有殺身之禍迫其後。而弒逆之謀成矣。彼州吁之初心。豈自料至此哉。石碏之諫善矣。惜其

進言之晚也。方碏之諫。州吁既有寵矣。既好兵而不禁矣。有寵而驟奪之。能無怨乎。不禁而驟禁之。能無怨乎。借使莊公聽之。父子之際所傷已多矣。況又不聽乎。碏苟能止於未萌。則桓公不至於弒。州吁不至於逆國。不至於危子。不至於戮矣。雖討賊之忠。凜然與衛國相終始。吾猶恨其不能消患於未形。而徒救患於已形也。嗚呼。衛至褊也。州吁至微也。其篡爭猶蠻觸氏之戰。一切不足論也。吾獨因州吁之事有所懼焉。殺人不忌者。世謂之暴。冒貨無極者。世謂之貪。沈湎昏縱者。世謂之荒。陰賊詭譎者。世謂之險。苟無故加人以四者之謗。其不慍見者幾希。抑不知世之所共指者。特情之已發。事之已彰者。吾平居暇日。一偏於怒。則雖未嘗殺人。而一念之暴。已藏於胸中矣。一偏於愛。則雖未嘗冒貨。而一念之貪。已藏於胸中矣。未能寡慾。則雖無沈湎之過。而一念之荒。已藏於胸中矣。未能平心。則雖無陰賊之過。而一念之險。已藏於胸中矣。四者之根。藏於胸中。伏而未發。雖吾亦不自知其惡也。是不猶州吁受寵之初。篡弒之惡。已藏於胸中。而不自知乎。迨夫一念之惡。藏於胸中者既熟。遇事則見。遇物則動。外之惡習。召內之惡念。內之惡念。應外之惡習。以惡合惡。若川之決。若火之燎。有不能自制者。吁亦危矣。君子之治心。當明白四達。俾秋毫之不正。無所容而後可。苟容秋毫之不正焉。猶播一粒之稊稗。雖初未見其害。假之以歲月。潤之以雨露。未有不芃然爲多稼之賊者。蓋既有此根。必有此苗。欲除稊稗之害。當除稊稗之種可也。然則禁過者。苟未知過之所由生。而何暇州吁之笑哉。

臧僖伯諫觀魚 魯隱公五年

遊宴之逸。人君之所樂也。諫諍之直。人君之所不樂也。以其所不樂。而欲奪其所樂。此人臣之進諫。所以每患其難入也。然則進諫之道將奈何。曰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諭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諭之耶。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能已景王之鑄鐘。豈非徒以理諭之。而未嘗以心悟之耶。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說窮矣。臧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疎矣。爲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睟於面。盎於背。暢於四支。則反視世之所共嗜。若犬馬。若聲色。若珠玉。若文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也。雖與之觀天池之鯤。龍門之鯉。鬣翻雲而鱗橫海者。猶不足以易吾之眞樂。況一勺之棠水乎。吾嘗論之。人君之遊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爲。而未知其不當爲也。信人之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爲。而未知其不足爲也。惟釋然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爲。知其不足爲。雖勸之爲。亦不爲矣。

鄭敗燕隱公五年　○鄭敗北戎隱公九年　楚敗鄧桓公九年　商密降秦僖公二十五年　鄭敗宋成公十六年　楚滅舒庸成公十七年　楚

敗吳滅舒鳩 魯公一十五年　晉滅肥 昭公十二年　晉滅陸渾 昭公十五年　吳敗楚取餘皇 昭公十七年　吳敗胡沈陳三國 昭公二十二年　越敗吳於檇李 定公十四年　越敗吳於笠澤 哀公十七年

兵者君子之所長小人之所短此理之必然而世未有知其然者也吾嘗以是理試語於衆矣談兵之士勃然而見難曰君子何爲而名君子吾應之曰誠而已矣小人何爲而名小人吾應之曰詐而已矣難者曰果如是則兵者乃小人之所長而君子之所短也萬物皆賤詐惟兵獨貴詐君臣相詐則其國危父子相詐則其家敗兄弟相詐則其親離朋友相詐則其交疏商賈相詐則其業廢至於用兵小詐則小勝大詐則大勝小人長於詐故其用兵亦長君子短於詐故其用兵亦短自曼伯以降制勝不同同歸於詐是數子者苟以君子長者之道處之安能成其功乎故儒家之小人兵家之君子也兵家之君子儒家之小人也彼區區忠信誠慤何足稱於孫吳之門哉吾應之曰吾姑言其理耳今子舉前古之事以攻之以子之事證吾之理益知兵非君子莫能用也春秋諸子所以能收一日之功特以小人而遇小人耳若君子遇之雖聚鄭楚秦晉十餘國之衆爲一軍合曼伯子突十餘人之知爲一將吾知談笑麾之綽綽乎有餘裕矣吾非爲大言以誇衆也亦理之必然者也蓋君子之於兵無所不用其誠世未有誠而輕者敵雖欲誘之烏得而誘之世未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烏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敵雖欲亂之烏得而亂之用是誠以撫御則衆皆不疑非反間之所能惑也用是誠以備禦則衆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彼向之所以取勝者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其擾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一誠既

立。五患皆除。兕無所投其角。兵無所投其刃。曼伯子突之徒。無所投其詐矣。豈特曼伯子突之徒哉。縱使盡號召自古之知兵者。環而攻之。聚而譟之。雖極其詐計至於百。君子待之。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於千。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於萬。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彼之詐至於萬而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彼常勞而我常佚。彼常動而我常靜。以佚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然則天下之善用兵者。不得不歸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無出於君子矣。然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鐘者。黥髡盜販相望於史。而宋襄陳餘之流。每以仁義爲天下笑。抑又何也。蓋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於小人之名。盡君子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世之所謂小人已極其術。稱小人之名者也。世之所謂君子未得其道。託君子之名者也。以僞君子。對眞小人。持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安得而不敗哉。舉斧以伐木。苟不能仆焉。謂斧之鈍則可。謂木勝斧則不可也。酌水以沃火。苟不能息焉。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水則不可也。安得以宋襄輩。遂疑君子之短於兵哉。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隱公五年

問之名何如哉。問道者未達其道。問禮者未習其禮。問塗者未識其塗。問俗者未通其俗。凡謂之問者。非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故晉人不問晉。齊人不問齊。秦人不問秦。楚人不問楚。豈非心知之。身安之。無所復待於問耶。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其視魯之舞樂。用於禴祠烝嘗。不知其幾祭也。動於屈伸綴兆。不知其幾成也。至於考仲子之宮。始問羽數於衆仲。豈眞有所不知耶。是必其心有所大不安也。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至於隱公。蓋數百年矣。以成王之賢而賜之。以伯禽之賢而受之。舉世莫知其非也。其後因而用之。羣公之廟。舉國亦莫知其非也。隱公生於數百載之後。獨能疑數百載之非。其心蹙然不安。而發於問焉。其天資亦高矣。衆仲告之以先王之正禮。使六羽之獻。復見於仲子之廟。不可謂無補也。然隱公之問。豈止爲仲子一廟而已哉。特因仲子之廟而發耳。爲衆仲者。盍申告之曰。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乃周公所作之樂也。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周公在諸侯之位。而僭天子之樂。豈非欲尊周公之身。而廢周公之樂耶。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亂之。周公欲傳之萬世。而身沒已違之。使周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君盍因是舉正禮樂之僭。復諸侯之舊。告於天子。告於周公之廟。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今獨用六佾於仲子之

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苟衆仲能爲此言。隱公能爲此舉。則可以尊王室。可以服諸侯。可以塞亂臣賊子之原。五伯之首。不在齊桓而在隱公矣。雖然。此非所以責衆仲也。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固爭。至孔子始慨然有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必入聖人之域。然後知聖人之心。降聖人一等。雖召公畢公。猶不能盡知。況衆仲乎。惟衆仲一失其機。故僭悖之習。流及後世。甚至於季氏以陪臣之微。僭然舞八佾於庭。重形孔子之嘆焉。嗚呼。隱公之問。在於三家未興之前。孔子之嘆。在於三家既盛之後。防於未興之前。衆人之所易。禁於既盛之後。聖人之所難。吾是以益爲隱公惜也。

隱公辭宋使 隱公五年

始吾讀戰國策。見儀秦髡衍之徒。駕其詭辯。玩時君於股掌之上。驟使之喜。驟使之怒。驟使之憂。驟使之樂。指川爲陸。亦從而謂之陸。指虎爲羊。亦從而謂之羊。雖有耳目鼻口。不得自用而聽辯士之所用抵掌扼腕俯弔仰賀。反晦明於呼吸。變寒暑於須臾。其三寸之舌。實百萬生靈之司命也。及精思而博考之。然後知詭辯初不足恃。彼戰國策所載。特幸而成功者耳。吾姑以兩端明之。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遣陳筮見穰侯曰。事急乎。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說也。世皆以爲工也。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於魯隱公。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

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是說也。世皆以爲拙也。吾以爲陳筮之言未急。宋使之言未及國。其說初無異者。陳筮幸而遇穰侯之聽。故人以其說爲工。宋使不幸而遇隱公之怒。故人以其說爲拙。陳筮得其時者也。非智也。宋使失其時者也。非愚也。使陳筮而遇隱公則爲愚。使宋使而遇穰侯則爲智。愚智初無定名。工拙初無定論。以是而推之。凡戰國之策士。所以能動時君之聽者。皆出於幸而已。豈區區之說眞足恃哉。杜預謂宋使忿隱公知而故問。是大不然。宋使以鄭師之伐告急於魯。魯隱公問鄭師之所及遠近。此人情之常也。雖聞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爲審。則知而復問。亦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隱公其可捨鄭師而問他事乎。是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答也。彼使者苟非狂惑喪心。何自而起其忿乎。其所以發未及國之言。蓋亦如陳筮之謀。欲以激魯侯之救耳。不意逢隱公之暴怒。不得嗣進其說。遂至於辱命而歸。是以知詭辯之果不足恃也。自陳筮言之。則回穰侯不救之心。其說似有功。自宋使言之。則沮隱公欲救之意。其說深可罪。利害禍福。特繫乎所逢之時耳。後世徒見戰國策所載。百發百中。遂以爲正論。不如詭辯。君子不如策士。殊不知戰國策之書。策士之所作也。書出於策士之手。必不自揚策士之非。其一時之謀議成者則載之。敗者則刪之。中者則載之。失者則刪之。如陳筮之徒。幸而有功。則大書特書。以示後世。如宋使之徒。敗人之事。不載於書。亦不知其幾何矣。惟合戰國策而觀之。然後知策士之謀。得不償失。利不償害。初不能使人之必聽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爲策士之戒。

鄭伯侵陳大獲隱公六年

齊怒不發於微罪。峻責不加於小疵。此人情之常也。陳侯不許鄭伯之請成。遂至於見伐。其失講信修睦之義。固可責矣。然春秋諸侯。一戰一和。一通一絕。習以爲常。如陳侯之罪。晉楚齊秦以降。莫不有之也。左氏乃深排而力詆之。至以謂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雖大無道之君。責之不過如是。何其遠於人情耶。以左氏之言。較陳侯之過。猶犯笞杖之罪。而加斧鉞之刑。逋升斗之租。而責倉廩之粟。苟左氏愚人也則可。使左氏少知治體。豈容若是之舛耶。辭之嚴。責之峻。是必有深意存於其間也。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也。忽者禍之門也。陳侯以宋衞之強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遂以爲鄭何能爲。而不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衞。而發於所忽之鄭。則忽者豈非禍之門耶。雖鄭師之所侵。不過毀廬舍。敺老弱。略牛馬。然推鄭何能爲之一語。實亡國敗家之本。殆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秦弱百姓而備匈奴。豈非懼匈奴之勢強。而謂百姓何能爲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乃何能爲之百姓也。漢抑宗室而任外戚。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能爲乎。然亡漢者非宗室也。乃何能爲之外戚也。晉武帝以戎狄何能爲而不徙。故卒亡於戎狄。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爲而不戒。故卒亡於盜賊。以至項羽之視高帝。王莽之視漢兵。梁武之視侯景。明皇之視祿山。皆始以爲何能爲。而終至於敗亡也。是則陳侯何能爲之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自出。左氏安得不深排而力詆之乎。嗚呼。君子之論常得其本。衆人之論常得其末。凡人臣之深戒人君者。必曰暴虐也。淫侈也。拒諫也。黷武也。皆人君之大禁也。至於論桀紂幽厲之

惡。亦必以前數者歸之。殊不知是數者皆末也。其本果安在哉。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爲。故敢暴虐。必謂財匱何能爲。故敢淫侈。必謂爭臣何能爲。故敢拒諫。必謂窮兵何能爲。故敢黷武。是則何能爲者。萬惡之所從生也。苟不探其本。則何能爲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深矣哉左氏之論也。

鄭伯朝桓王（隱公六年）○鄭伯請釋太山之祀（隱公八年）虢公作卿士於周（隱公八年）鄭伯以齊人朝王（隱公八年）

鄭伯以王命討宋（隱公九年）羽父會鄭伯伐宋（隱公十年）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隱公十年）王與鄭人蘇忿生田（隱公十一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元年）王伐鄭（桓公五年）

君子之論事。必使事爲吾用。而不使吾爲事所用。古今之事所當論者。不勝其多也。苟見事之難者。亦從而謂之難。見事之易者。亦從而謂之易。甚者反遷就吾說以就其事。豈非爲事所用乎。所貴乎立論者。蓋欲發未明之理。非徒議已見之迹也。若止論已見之迹。是猶言火之熱。言水之寒。言鹽之鹹。言梅之酸。天下之人知之。何假於吾說乎。惟君子之立論。信己而不信人。信心而不信目。故能用事。而不用於事。見在此之事。則得在彼之理。見在前之事。則得在後之理。衆人徒知是事。而君子獨知事外之理焉。試舉一二以明之。春秋之初。鄭之事周。其叛服不一。人之論者亦不一。然皆隨事立論。鮮有得事外之理者。鄭伯朝周。桓王不禮之。衆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禮之爲非。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王綱既墜。傲固招禍。卑亦納侮。如夷王下堂見諸侯。禮雖卑而周益衰。襄王從晉文之召。禮雖卑而晉益僭。是知桓王之

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而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周鄭交惡。衆人之說。不過以畀虢公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王者之於諸侯。有畏之之迹則驕。無畏之之迹則服。在平王世。將用虢公。而不敢用。反與鄭交質。鄭知周畏之故。於將用虢公之初。淩犯王室。蹂踐麥禾。略無所憚。在桓王世。將用虢公。而卽用之。未嘗猶豫。鄭伯知周不畏之故。於既用虢公之後。奉承王命。朝會征討。初不敢違。是知周鄭交惡。不在於用虢公。而在於畏鄭。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桓王與鄭伯蘇忿生之田。由是失鄭。衆人之說。不過謂有錫田之名。而無錫田之實。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蘇忿生既叛。其田非周之所有。與之以虛名。固足以起鄭之怨。然蘇忿生者。王室之卿士。蘇忿生之田。王室之田。叛臣盜據王之土地。王不能自取。反假他人以取之。安得不取輕於鄭乎。是知鄭之叛周。不專在於怨周。而在於輕周。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桓王奪鄭伯政。率諸侯伐鄭。反爲所敗。衆人之說。不過謂不當奪鄭伯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鄭伯之政。在所當奪。特桓王不能正其名耳。當鄭伯擅釋泰山之祀之時。以廢祀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當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時。以專地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使於是時討之。其名正。其義順。鄭將覆亡之不暇矣。桓王當其時而不能討。遷延數年。乃無故而奪其政。伐其國。宜鄭之不服也。是知桓王之致敗。不在於奪鄭伯政。而在於奪之非其時。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鄭既敗王師。乃斂兵而止。衆人之說。不過謂鄭伯苟欲自救。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鄭伯未勝。則使祝聃射王。其事甚悖。既勝。則使祭足勞王。其辭甚恭。其前之悖。蓋出

於眞情。欲以取一時之勝。其後之恭。蓋出於矯情。欲以避天下之責。雖杜預亦信以爲志在苟免而不悟。是鄭伯不惟能欺當時。其遺姦餘詐。猶能欺千餘年之杜預。可謂險矣。盜賊以盜賊自處。其情猶可恕。盜賊以君子自處。其情尤可誅。是知論鄭伯者。不當信其苟免之言。而當疾其詐爲苟免之言。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大抵論事之體。與敍事之體不同。敍事者載其實。論事者推其理。彼方册之所載。既敍其事之實矣。論者又從而述其事。曾不能推事外之理。是與敍事者無以異也。非所謂論事也。況方册既已敍之。何待吾復爲贅辭以敍之。雖削吾之論於彼之事。豈能有所損益乎。是吾之論。反待彼之事而立。而彼之事。不待吾之論而明也。故善論者。事隨於論。不善論者。論隨於事。善論者。事資於論。不善論者。論資於事。苟論資於事。是論反爲事之累也。尙何以操筆爲哉。

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隱公七年）○曹太子朝魯樂奏而歎（桓公九年）晉侯受玉惰（僖公十一年）齊君語偸（文公十七年）公孫歸父言魯樂（宣公十四年）趙同不敬（宣公十五年）晉侯見魯侯不敬（成公四年）鄭伯授玉視流而行速（成公六年）郤錡將事不敬（成公十三年）成子受脤不敬（成公十三年）苦成叔傲（成公十四年）衛孫文子聘魯無愛容（襄公七年）齊高厚相太子會諸侯皆不敬（襄公十年）齊侯衛侯不敬（襄公二十一年）蔡侯享於鄭不敬（襄公二十八年）穆叔見孟孝伯語趙孟語偸（襄公三十一年）趙孟對劉定公以吾儕偸食朝不謀夕（昭公五年）單子視下言徐（昭公十一年）宋公與叔孫昭子語相泣（昭公二十五年）魏獻子南面（昭公三十二年）邾子執玉高魯受玉卑（定公十五年）

春秋之際。盟會聘享。人皆視升降語默之節。爲吉凶禍福之占。其矯誕不經。世所共知也。吾猶有所疑焉。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蓋畏則加意。而忽則多不加意耳。苟不能乘其不意。而徒觀其加意之時。則令色足恭。矯僞蠭起。其本質眞態。亦何自而見哉。涖衆之容。必肅於燕閒之日。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又況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籩豆在席。擯相在前。三揖在下。旦失色於堂。暮傳笑於國。片言之誤。可以啓萬口之譏。人情好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強於須臾耶。今考左氏之所載。其周旋揖遜。辭氣容貌。可嗤可指者。相望於册。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嗚呼。吾得之矣。凡人之情。爲惡於人之所不見。爲善於人之所見。欲以欺世而售其姦。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脾受病則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肝也。腎也。脾也。心也。在內而人所不見者也。目也。耳也。口也。舌也。在外而人所見者也。受病於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強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揜歃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奏樂而歎者。不自知其歎也。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鳴佩。儼然肅然。自謂中禮。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爲。至於此時。如遇明鏡。無不發見。吾是以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無得罪於衆。必先無得罪於獨。欲無得罪於朝。必先無得罪於家。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之邪。是濁其源而

揚其流。斧其根而溉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特爲瞽史之學者耳。而愆失謬戾。已不能逃其目。使有知道者。立於其側。又將若之何。

隱公問族於衆仲隱公八年

天下之事。簡則易知。繁則難知。此理之常也。至於氏族之說。則反是焉。氏族莫繁於古。而知之者甚易。氏族莫簡於今。而知之者甚難。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爲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爲氏者矣。有以先世之謚爲氏者矣。有以所居之官爲氏者矣。有以始封之邑爲氏者矣。枝分派別。千塗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游國豐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欒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矣。然人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元城之王耶。宜春之王耶。卭成之王耶。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陶唐之劉耶。奉春之劉耶。元海之劉耶。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爲馬服之馬。及馬矢之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周衛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在古則宜難而反易。在今則宜易而反難。其說

果安在耶。蓋由譜牒之明與廢而已。譜牒明則雖難者猶且知之。況其易者乎。譜牒廢則雖易者猶不知之。況其難者乎。吾以是知譜牒之學。不可不講也。世之學者。仰則欲知天文。俯則欲知地理。大則欲知治亂興衰之迹。小則欲知草木蟲魚之名。至於己之氏族。吾祖考之所自出。則茫然不知。豈不可恥乎。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是固可恥也。乃若吾一身之間。視而不知視之所自。聽而不知聽之所自。言而不知言之所自。動而不知動之所自。以至喜怒哀樂。皆不知其所自。是又大可恥也。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問諸譜學者是矣。不知吾一身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所自。將問諸何人乎。噫。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三

滕薛爭長 隱公十一年

以辭服人主於直。世之通論也。吾以謂辭之直。固可使人之服。然亦可以起人之爭。天下之理。至於直而止。今反曰起人之爭何耶。蓋聞過而喜者君子也。聞過而怒者衆人也。君子心口爲一。故其與人辨。心既屈則口亦屈。衆人心口爲二。故其與人辨。心雖屈而口不屈。辭之直者。固可以服君子矣。苟與衆人辨。則在我雖直。在彼雖曲。苟恃吾之直。而與之較曲直。彼安肯內訟其曲。而甘處於不勝之地乎。其勢必與吾辨。辨而不勝。必爭。爭而不勝。必忿。忿心一生。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君子常少。衆人常多。則辭之直者。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信如是則辭不可以直乎。曰非直之罪也。有其直之罪也。使吾不有其直。亦何自而起人之爭哉。昔滕侯、薛侯朝于魯。滕同姓也。所當先也。薛異姓也。所當後也。方其爭長。舉魯國之人孰不知滕之直。而薛之曲乎。爲隱公者。若主滕之直。責薛之曲。則滕將自矜其直而益驕。薛將自恥其曲而益忿。使隱公之辭。果出於此。非徒不能解二國之鬬。乃合二國之鬬也。惟隱公不有其直而婉其辭。未嘗明言薛侯之曲。乃退託於卑下寡弱之域。以己而喻人。其辭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其言巽順和易。紓餘閒暇。不躁不迫。不矜不揚。想薛侯聞之。必自思曰。爲主者謙抑如此。爲賓者當如何耶。爲大國者謙抑如此。爲小國者當如何耶。雖有忿戾之心。游泳此言。如隨春風。如

醉醇醪。見魯之恭。而不見滕之傲也。見魯之遜。而不見滕之爭也。向之虛氣驕色。固已雲散霧除。而無復存矣。吾以是知魯之善爲辭令也。嗚呼。屈己服人。近於弱。屈人服己。近於強。凡人之情。未有不恥弱而喜強者。然我欲服人。人亦欲服我。兩強不相下。其爭何時而已乎。隱公降大國之尊。而屈於小國之卑。其始雖若弱。然以片言而平二國之爭。強孰大焉。故致強之道始於弱。致弱之道始於強。非忘強弱者。孰能眞知強弱之辨哉。

潁考叔爭車　隱公十一年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其根其莖。其枝其葉。其華其色。其芬其臭。雖有萬而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之在天下。遇親則爲孝。遇君則爲忠。遇兄弟則爲友。遇朋友則爲義。遇宗廟則爲敬。遇軍旅則爲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至於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惟物得其偏。故獢之不能爲薰。荼之不能爲薺。松之不能爲柏。李之不能爲桃。各守其一。而不能相通者。非物之罪也。氣之偏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理。今反守一善。而不能相推。豈非人之罪哉。潁考叔以孝聞於鄭。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其孝固可嘉矣。使考叔能推是孝而極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於孝之外也。奈何考叔有是孝。而不能推之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殺其身。可勝惜哉。其與莊公問答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鬬爭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前後相反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授兵之際。獨

不思其親乎。當舍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輔之際。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見親于羹。而不見親于車也。苟考叔推事親之敬。爲宗廟之敬。必不敢爭車於大宮矣。推事親之肅。爲軍旅之肅。必不敢挾輔於大逵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終不免犯鬬狠危父母之戒也。或曰考叔之伐許。輕身以先登。豈亦不能推其孝乎。吾應之曰。爭車者私也。所以爲不孝也。先登者公也。所以爲孝也。愛其身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所謂孝也。然考叔不死於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不死於公。君子安得不責之乎。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之。能舍肉而不能舍車。則其孝有時而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左氏以此詩而美考叔之孝。吾請移此詩以責考叔之非。

齊魯鄭入許 隱公十一年

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變親爲疏。變恩爲怨。變黨爲讎。鮮不以共利者。吁。亦難矣。吾觀三國之克許何其善處於功利之間也。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大夫。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畢登者鄭之師。而齊魯之師無與焉。是則克許之功。獨出於鄭。以許歸鄭。固其所也。然常人之情。戰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慙己之無功。反不容人之有功。昔鄧艾鍾會。同將兵而伐蜀矣。人皆知平蜀者。鄧艾之功也。而鍾會反攘其功而殺之。王

渾王濬同將兵而伐吳矣。人皆知平吳者王濬之功也。而王渾反攘其功而劾之。使齊魯之君。亦如鍾會王渾之用心。則三國之禍。吾知其始於克許之日矣。許地雖褊。然亦古之建國也。一兎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地。百人競之。況一國之利乎。今舉以與齊。齊不敢受。舉以與魯。魯不敢受。計其義。推其功。而卒歸之於鄭焉。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羣后德遜之風乎。許國之破。鄭師克之。齊魯推之。爲鄭伯者。固可安受而無愧也。且不絕許之祀。不縣許之疆。將何所待耶。鄭伯之意。豈不曰克許者。雖我師之功。然齊魯之師。亦與有暴露之勞也。三國同其勞。一國專其利。彼雖不校。吾獨不愧於心乎。此所以啓許叔之封也。齊魯無功。而不敢奪人之功。鄭雖有功。而不敢恃己之功。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處有功者。莫如鄭也。是心也豈特可用之戰陣之間哉。凡與人共利者。大而共政。小而共財。推是心而居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然伐許之役。所以全其美者。由彼此之善處也。苟與人共利。我雖推之。彼益競之。則將奈何。吾以謂使齊魯推其功。而鄭專其功。在齊魯者。不害其爲美。使我推其利。而人專其利。在我者不害其爲廉。盡其在我。聽其在人可也。吾又發之以告與人共利者。

息侯伐鄭　隱公十一年

居賤惡勞。居貧惡困。居難惡辱。皆禍患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是猶形影之相隨。聲響之相應也。豈有形能離影。聲能離響者乎。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所以連臂而自投於禍患之網也。君子以謂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

以冒於禍患者。特不能處其常而已。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矣。自處於困。則在貧而安矣。自處於辱。則在難而安矣。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處小國者。當卑當遜。當忍恥。當屈身。豈不以弱者。小國之常耶。息之爲息。在春秋之時。至微也。介乎大國之間。雖祇慄危懼。猶恐不能自保。況敢與人爭乎。當其與鄭違言之際。息侯盍自咎曰。小大之不敵。天也。小國之見陵於大國。亦天也。天實爲之。吾其敢逆天乎。今乃不勝一朝之忿。忘其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五不韙之責。皆萃其身也。然鄭息俱有違言。鄭之大。不先加兵於息。息之小。反先加兵於鄭何耶。蓋小國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是亦也。非特息侯爲然。凡人之處於困阨窮弱之地。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我。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吾先貴而後賤。我之爲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眞奉我乎。使吾先賤而後貴。我之爲我亦自若也。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眞陵我乎。彼自奉貴者耳。我何爲而喜。彼自陵賤者耳。我何爲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治我之事也。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羽父弒隱公（隱公十一年）

嗚呼。敗天下爲義之心者。隱公之弒也。利者人之所趨。義者人之所憚。使爲義而無禍。人猶且不肯爲。況重之以禍乎。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之桓公。桓公反不諒其心而弒之。有甚高之節。而罹甚酷之禍。世將指隱公爲戒。而諱言義矣。是隱公之弒。非隱公之不幸。乃道義之不幸也。君子所恃以勝小人者。惟有福

善禍淫之戒。僅可以動愚俗。既有隱公之變。則平日所恃以勝小人之具索然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憤天道之無知。撫遺編而浩歎也。吾之所聞則異於是焉。人皆以爲隱公之弑。敗天下爲義之心。吾獨以爲隱公之弑。可以勉天下爲義之心是何耶。隱公之禍。非坐爲義也。乃坐爲義不盡耳。隱公遜國之節。心甚明。迹甚顯。當桓公幼弱之時。隱公苟有他志。微見風采。立可齋粉。桓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一年。不惟無纖芥之隙。又且長育而輔翼之。上有天。下有地。其心迹不可誣也。所可恨者。特爲義不盡。貪數年之權。而去位不亟耳。惟其去位不亟。故貪慕顧惜之形見於外。羽父因得入殺桓公之謀焉。使隱公勇退。高蹈之風。凜然在人。則不仁者不敢至其牆。不義者不敢至其廬。況敢以戕殺之謀。狗彘之行。凌我乎。今羽父敢對隱公明發戕殺之言而不忌。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形有以召之也。隱公尚不自警。方且告羽父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將之一字。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當授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者耶。此所以招羽父之侮。起桓公之疑。而迄至於殺其身也。噫。隱公遜國之義。心如此之明。迹如此之顯。秋毫不盡。遽受大禍。況心迹未如隱公之所見者。其敢不自勉乎。以是知大恩與大怨爲鄰。大名與大辱爲朋。隱公之於桓公。恩可謂大矣。少有不盡。遂變而爲大怨。隱公之遜魯國。名可謂大矣。少有不盡。遂變而爲大辱。然則君子之爲義。夜以繼日。不敢不用其極者。非特就義。亦所以避禍也。向無隱公之禍迫之。則爲義者。立一善。修一行。沾沾自足。怠而不復前矣。抑又嘗反覆觀之。隱公之禍。實生於自怨焉。隱公之心。以謂吾遜國之志。左右知之。卿士亦知之。

國人知之。諸侯亦知之。吾終不有魯國決矣。幸桓公之少。尚可偸安居位。少假歲月。然後脫屣而去之。人未必見責也。彼桓公無故而得一國。寧不能忍歲月之淹乎。然隱公雖自恕。而不知桓公之不我恕也。人之欲自恕者。其可不鑒隱公之覆轍乎。隱公之禍。既可以激自怠之志。又可以破自恕之私。凡人之所以不能爲義者。自怠耳。自恕耳。一經此變。二病俱瘳。蕩蕩平平之義路。可以長驅而橫騖矣。故曰勉天下爲義之心者。隱公之弒也。

臧哀伯諫納郜鼎桓公二年

鄧國之賢。敵國之讎也。權門之良。公門之蠹也。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爲忠。項羽視之則爲賊。杜欽谷永之徒。王鳳視之則爲忠。漢室視之則爲賊。然則簒君之忠臣。庸非治世之賊臣耶。臧哀伯之諫郜鼎。其言則是。其所與言者則非也。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桓公以弟弒兄。以臣弒君。凡在魯國者。雖牧圉販養之賤。皆可剸刃以戮之。況哀伯魯之世卿。有祿於國。有賦於軍。有職於祭。寧忍坐視而不救乎。力能討。則誅之可也。力不能討。則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趨於朝。又發忠言以裨其闕。其於桓公信無負矣。獨不負於隱公耶。斬關之盜。人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責其鬬毆。以斬關而概穿窬。餘事也。以殺人而概鬬毆。微罪也。彼桓公親爲簒逆而不忌。況可責其取亂人之一鼎乎。宜其說之不納也。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一進說而二失具焉。人謂哀伯爲賢。吾不信也。嗚呼。嚴尤匈奴之策奇策也。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議也。然君子不謂之

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臧哀伯郜鼎之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桓公耳。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於簒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爲助亂也。以亂助亂。其罪小。以治助亂。其罪大。濟之以淫侈。佐之以暴虐。凶德參會。神怒人怨。適所以趣其誅而速其死。此以亂助亂之罪小也。導之以典型。規之以箴諫。使亂人之身安固而不可拔。忠臣孝子之憤。亦無自而雪。此以治助亂之罪大也。向若桓公用哀伯之言。動遵法義。自附於逆取順守之說。則終無彭生之禍。而隱公之目。永不瞑於地下矣。哀伯之罪。顧不大耶。吾嘗謂羽父之請爲桓公畫簒國之謀。哀伯之諫。爲桓公建保國之策。始亂者羽父也。成亂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於羽父之下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桓公二年　曲沃莊伯伐翼隱公五年　王伐曲沃隱公五年　曲沃武公伐翼桓公三年　曲沃伯殺小子侯桓公九年　王命曲沃伯爲晉侯莊公十六年

千萬世之爭端。非人力之所能塞也。凡有血氣之屬。利小則爭亦小。利大則爭亦大。國者其千萬世之大爭端乎。集人之所同欲聽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耳。集人之所同欲視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目。集人之所同欲嗜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口。集人之所同欲享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身。聚天下之大利。而萃之於此。有國者雖欲絕爭奪之禍。然傳諸後世。其子孫以謂均襲先君之業。均出先君之胄。年相若也。貌相若也。材氣相若也。智力相若也。彼何爲而獨尊。我何爲而獨卑。彼何爲而獨強。我何爲而獨弱。爭心一起。是豈人力之所能禦乎。昔之聖人。知人力之不能禦也。於是反求諸天。而得塞之之術。曰、嫡庶長幼之分。

是分既立。而爭奪之門始閉矣。嫡與長。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能使爲嫡爲長也。庶與幼。亦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能使爲庶爲幼也。嫡者天實嫡之。庶者天實庶之。長者天實長之。幼者天實幼之。今聖人制爲定分。傳於長嫡。爲支子者。咸知其出於天。而不出於人。命當爲庶。初非人之賤我也。命當爲幼。初非人之後我也。仰視嫡長之貴。如坪之於嶽。如瀆之於海。如石之於玉。如魚之於龍。如鳥之於鳳。如獸之於麟。邈然超軼。非吾流輩其自然之尊。蓋判於有生之初。天既命之。豈人之所敢干哉。由開闢以來。所以共守是分而不敢變者。非專畏聖人也。畏天也。是故微子不敢代紂。目夷不敢代襄公。子西不敢代昭王。季札不敢代諸樊。以數子之賢。苟承祀繼統。可以大前人之業。可以啓無窮之基。然終逡巡卻避者。豈非不忍以一國之私欲利害。而啓千萬世爭奪之禍乎。嫡庶長幼之定分。歷聖歷賢。歷古歷今。不敢輕變。晉穆侯何人也。乃敢首亂之溺於私愛命名之際。妄有輕重。馴致曲沃之禍。卒覆宗國。爲周王者又從而寵秩之。自古聖人所恃以塞千萬世之爭端者。至是皆壞。世始知人可勝天。庶可奪嫡。幼可凌長。簒奪之禍。更册相望。紹中國於戎狄蠻貊之域者。未必非晉與周啓之也。噫。至貴之無敵。至富之無倫。染指垂涎者至衆也。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則奪之矣。使智者守之。遇智之尤者。則奪之矣。守以盟誓。則有時而渝。守以法度。則有時而廢。守以城郭。則有時而隳。守以甲兵。則有時而衂。惟守之以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是則嫡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乃有國者之所恃也。民恃吏。吏恃國。國恃天。爲國而無故亂天之定分。是自伐其恃也。嗚呼殆哉。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四

楚侵隨桓公六年　○楚敗隨桓公八年

昔之傾人之國者。匿其機而使人陰墮其計。非受害之後莫能悟。何其深也。方始墮其計。終日奔走馳驅。聽其所役。投於禍患而不自知。及師已喪國已破。回視前日之所蹈者。無非陷穽。然後噬臍頓足。有不可追之悔。吁亦晚矣。謀之深者。豈復有加於此耶。曰、有使敵人既敗。而識吾之機。猶未足爲深也。天下固有奇權密機。非特敵人既敗。尚不知其所以然。雖至於數千百年之後。亦不知其所以然。可謂極天下之至深矣。吾觀鬬伯比之謀隨。未嘗不三歎其深也。世之論鬬伯比之謀者。不過謂季梁之正。終不能勝少師之寵。季梁之諫。必有時而不用也。少師之說。必有時而用也。吾之謀雖未行於今。終必行於後。嗚呼。是何足以窺鬬伯比之機乎。人見隨侯初拒少師追楚之請。從季梁修政之諫。以爲伯比之謀未行也。而不知其謀已深行乎其間矣。市中有虎。曾參殺人。必三至而後信。其始告之者。明知其不信也。其再告之者。亦明知其不信也。明知其不信而瀆告之者何耶。蓋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三。無兩人之說居其前。雖有善譖者。無以成三至之說也。其始之不信。所以成其後之信也。知此則可以窺伯比之機矣。隨侯之始拒少師。所以成其後之從。隨侯之始從季梁。所以成其後之拒。季梁者。隨之望。其君素所畏者也。伯比以謂吾苟欲一舉而成功。彼少師雖愛。豈能使其君遽違素所畏者之諫乎。今先示弱以誘少師。則少師必有伐

楚之請。季梁必有修政之諫。隨侯迫於平日之所畏。必勉從季梁。而拒少師。使季梁之諫。虛用於無事之時。及其有事。而又諫其君。必以爲瀆矣。隨之所恃者。獨一季梁而已。季梁之術既窮。則吾他日之舉兵。誰復齟齬於其間哉。蓋人之情。迫於不得已。而勉從所畏者之言。不過能一從之耳。至於再。豈肯復從之乎。迫於不得已。而勉拒所愛者之說。不過能一拒之耳。至於再。豈能復拒之乎。不待至於再也。其勉從所畏之時。雖曰從之。而已有不平之心矣。其勉拒所愛之時。雖曰拒之。而已有不忍之心矣。隨侯一念之不平。發於始從季梁之諫。積而至數年。其不平日增。當楚再駕之際。季梁之諫。安得而不廢乎。一念之不忍。發於始拒少師之說。積而至數年。其不忍日深。當楚再駕之際。少師之說。安得而不入乎。是拒生於從。而從生於拒也。想隨侯恐懼修政之時。舉國交賀。頌其君納諫之明。而不知伯比欣然獨笑。已入於吾之機矣。兆破隨之機於數年之前。收破隨之功於數年之後。伯比之機微矣哉。吾嘗深考伯比之謀。既假毀軍之詐。而中少師之欲。復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復假季梁之重。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師之慚。復假少師之寵。而沮季梁之策。置豪末之毒。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展轉薰染。自勝自負。自起自仆。自予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手。不動聲色。而徐制其弊焉。雖事往迹陳。書之簡牘。讀者猶不知其端倪。況於當時自墮其網者乎。然則將何以自免。曰。無受焚之地。則烈火不能焚玉。無受病之地。則癘氣不能病人。闕伯比謀隨累年。不乘其潰敗之餘。一舉平之。反以敵遺子孫。勇於伐隨。而怯於滅隨。非前工而後拙也。以少師既死。則隨無受病之地也。嗚呼。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從諫不足喜。小人之根

既去、則雖軍敗不足憂。爲國者。其務去小人之根也哉。

魯爲班後鄭桓公六年○齊衞鄭戰於郎桓公十年

天下之事。有當爲者。有不當爲者。凡當爲者皆常也。凡不當爲者皆過也。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爲也。曰非。曰邪。曰惡。皆所不當爲也。事雖有萬而不同。豈有出於此兩端之外者哉。古今以驕矜爲通患。抑亦未之思也。盍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爲耶。方且愧懼之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爲耶。則亦飢食渴飲之類耳。何足誇人。是天下本無可誇之事。彼驕矜之心。亦何自而生乎。目當視而反盲。耳當聽而反聾。則爲殘疾人矣。苟目能視。耳能聽。始可謂之無疾之人。豈有持此以誇世者哉。雖舜之孝。禹之功。皐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爲也。世之人僅有一善如毛髮。遽自衒以爲過人之行。亦惑矣。人之爲人。非聖人莫能盡也。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豈將翼而飛。鬣而馳耶。甚矣其惑也。鄭太子忽之救齊。雖曰有功。然捄災卹鄰。亦諸侯之所當爲耳。遽軒然伐其功。輕周室之爵祿。而欲躐之。又從而加忿兵於魯。嗚呼。使小國有功而可躐處於大國之上。則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曾不如無功之爲愈也。吾嘗觀鄭忽始敗戎師之時。四二帥陳俘馘。振旅而獻乎齊。氣吞諸侯。邈視王爵。餼餽之際。曾爲人所先。亟連三國之兵而伐之。何其壯也。及其嗣位。微弱不振。爲國人所賤。其出奔其復歸。斥其名而赴諸侯。曾不以君視之。甚者詆以狡童狂童之稱。其受侮受辱一至於此。前日之壯氣安在耶。盍忽之爲人。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大。人少慢之。已不能平。失志則氣涸。而自視其身

不勝其小。人共賤之。反不能較。其中初無所主。惟視外物以爲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涸。隨物而大。隨物而小。終身爲物所驅。乍驕乍沮。乍勇乍怯。己亦不能自必也。一身且不能自主。況欲主人之國哉。

鄭太子忽辭昏 桓公六年 ○鄭昭公之敗北戎止昭公奔衞 桓公十一年

爲國者當使人依己。不當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爲重。未有不窮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所依者不能常存。有時而亡。一旦驟失所依。將何所恃乎。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者焉。使所依者常盛而不衰。常存而不亡。可謂得所依矣。然猶未足恃也。晉方主盟諸夏。宋深結而謹事之。倚以自固。想其心必自以爲善擇所依矣。及阨於楚師之圍。析骸而炊。易子而食。晉迫於狄。坐視而莫能救也。當時諸侯之強盛者。莫如晉。諸侯之可依者。亦莫如晉。晉猶不可依。而況其他乎。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耳。抑又有甚者焉。西魏孝武。脅於高歡。日有篡奪之憂。所恃以爲依者。宇文泰耳。一旦脫身虎口。杖策入關。捨所畏而得所依。天下之樂。有過於是乎。然孝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而在於所依之宇文泰。以是論之。非惟人之不可依。而禍實生於所依也。外物之變。不可勝窮。恃外以爲安者。其患夫豈一端耶。人皆咎鄭忽之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妻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豈有禍魯而福鄭者耶。自古小國連媚於大國。得其所依者。蓋無幾。而啓釁召兵。如銅斗磨笄之禍者。皆是也。然則忽之辭昏。固亦未可厚非也。後世徒見其終以微弱致禍。遂并與辭昏譏之。殊不知忽前得之於辭昏。後失之於微弱。一是一非。兩不相掩。烏得以後之非。廢前之是哉。忽之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

何爲斯言也。實先王之法言。古今之篤論也。在我之福。以堯爲父。而不能與丹朱。以周公爲兄。而不能與管蔡。以周宣爲子。而不能與厲王。彼大國亦何有於我哉。苟忽能充是言。則洪範之五福。周雅之百祿。皆我有也。尙何微弱之足患乎。論者不譏忽之不能蹈其言。而反譏其言之失。亦惑矣。後之君子。苟不以人廢言。而深味其言。釋然深悟。天下之福。皆備於我。無在我之外者。攀援依附。一埽俱除。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忽言之於千載之上。我用之於千載之下。是忽雖不能自用。適所以留爲我之用也。豈曰小補之哉。

桓公問名於申繻 桓公六年

名子者。當爲孫地。世所共守也。生而名。沒而諱。子之始生嬰孩耳。幾年而免乳。又幾年而成童。又幾年而冠昏。又幾年而有孫。又幾年而老。又幾年而沒。由命名之日而遐想。諱名之時。茫昧荒遠。若存若亡。若滅沒而不可知也。今乃預料於百年之外。恐其廢名。恐其廢職。恐其廢主。恐其廢祀。恐其廢禮。博詢詳擇。精思熟慮。俾不爲後世之累。當始生之初而思既沒之後。可謂遠也已矣。名子之際。其遠慮蓋如此。至於餘事。則每不然。法度苟以趨一時之便。未嘗憂他日之弊也。政事苟以濟一時之欲。未嘗憂他日之害也。財用苟以供一時之求。未嘗憂他日之匱也。兵革苟以快一時之忿。未嘗憂他日之危也。名子且爲百年計。況於創業垂統以遺子孫者。反不能爲後日計乎。大而國。小而家。苟以名子之心推之。則貽厥孫謀之理盡矣。奚必他求哉。抑嘗稽禮之所載。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庶子則撫其首。咳而名之。是知命名特咳唾之頃耳。一有不審。遂流患於無窮。晉名僖侯以司徒。豈知終晉之世易中軍之名乎。宋名武

公以司空。豈知終宋之世易司城之名乎。魯名獻公武公以具敖。豈知終魯之世易二山之名乎。失之於咳唾之間。而其患乃與國相終始。信矣始之不可不審也。然名子之不審。不過後世以諱廢事耳。孰知有一嚬一笑而開子孫萬世之禍者乎。觀名子之遠慮。可以爲有國家者之大戒。申繻之言。有察有規。固不可以易心讀之也。

王師伐虢桓公十年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世之持名分者。皆曰分可勝理。理不可勝分。不幸而聽上下交爭之訟。寧使下受抑。勿使上受陵。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萬夫之分。屈尺寸而信尋丈。亦何爲而不可哉。嗚呼。分固不可屈也。理其可屈乎。宜人之滋不服也。虢公譖其大夫詹父於桓王。詹父有辭。王爲之伐虢。而逐虢公。以臣逐君。固可罪矣。然人之咎周者。不過曰虢公雖曲。君也。詹父雖直。臣也。桓王之失。不當以曲直之理。而廢上下之分耳。其罪桓王則是也。其所以罪桓王則非也。數傳而至於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爲臣殺其君。將安庸刑。襄王之意豈非欲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爲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墮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捨理而言分。是分孤立於理之外也。分孤立於理之外。則分者特一虛名耳。天下之亂臣賊子豈虛名所能束縛耶。人情所不平者。莫甚於理直而受屈。今告之以汝理雖直。姑爲名分屈。是

導之爭也。彼亦安能鬱鬱受屈。久爲虛名之所壓乎。必將不勝其忿。決壞名分而不暇顧。是吾之持名分。適所以喪名分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分不獨立。理不虛行。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豈有既犯分而不犯理者乎。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紾兄者。先有紾兄之曲。不必復問其所紾之由也。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尙安得有所謂直哉。是詹父之直。因訴虢公而曲也。元咺之直。因訴衞侯而曲也。二人之理已曲。吾從而治之。亦治所當治而已。彼本自不直。復何所屈哉。周王苟以是正其罪。則二人者釋然內省其理之曲。沒齒無憾矣。非特可服二人之心也。凡當時諸侯之臣。有欲犯上而訴其君者。必以謂訴所以求直。今訴君而反變爲不直。曷若不訴以全吾直乎。勞而不怨。虐而不叛。益所以彰吾之直也。又推而上之。則知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直以加吾君乎。蚤朝晏退。戰戰兢兢。上不知君之曲。下不知我之直。所知者盡臣道而已。爲人臣者。皆懷是心。雖極天地、窮古今。安得有犯上之釁耶。惜夫桓王昧之而不知。襄王知之而不盡。此分與理所以終離而不可復合者也。後之爲治者。非合分與理爲一。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虞叔伐虞公 桓公十年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與吝遇。此禍之所以成也。貪者惟恐不得人之物。吝者惟恐失己之物。貪者雖得萬金而不能滿。吝者雖失一金而不能忘。虞之君臣。上貪而下吝。貪者求之。吝者守之。亂安得

而不作乎。然貪與吝非二法也。視人之物則貪。視己之物則吝。未得而求之則貪。既得而守之則吝。名雖不同。其心則同。出於嗜貨焉。使虞公思吾求劍之心。即虞叔守劍之心。必不至於貪矣。使虞叔思吾守劍之心。即虞公求劍之心。必不至於吝矣。惟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責。此其所以釀莫大之釁也。由古而曁今。人所以相戕相賊相刃相靡者。職此之由。吾將告貪者以廉。告吝者以施。庶幾其有瘳乎。嗚呼。彼方貪而吾告之以廉。是教餓虎之不求肉也。彼方吝而吾告之以施。是將求肉於餓虎也。無益於彼。祇取辱焉。信如是。則果無術以救之乎。曰。此固不必他求也。不過以貪治貪。以吝治吝而已。至理之中。無一物之可廢。人心之中。無一念之可除。貪吝之念。苟本無邪。安從而有。苟本有邪。安得而無。是貪吝固不可強使之。無。然亦不必使之無也。吾心一旦渙然冰釋。則曰貪曰吝。孰非至理哉。蓋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是念加於事之善者。則名善念。是念加於事之惡者。即名惡念。所謂念者。初無二也。譬之於火。用之爨釜。則爲善。用之燎原。則爲惡。然曷嘗有二火哉。譬之於水。用之溉田。則爲善。用之灌城。則爲惡。然曷嘗有二水哉。自人觀之。雖若爲二。而其一未嘗不卓然獨存於二之中也。世所以指虞公爲貪者。以其求財常不厭耳。苟用是念以求道不厭。立而不已。必求與權。賢而不已。必求爲聖。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以異乎。世所以指虞叔爲吝者。以其守財欲不失耳。苟用是念以守道不失。與生俱生。欲不能遷。與死俱死。威不能奪。則與顏子服膺弗失。何以異乎。求財與求道相去遠矣。而所謂不厭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守財與守道相去遠矣。而所謂不失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向之惡。今之善。特因物而改其名耳。吾之念曷嘗改哉。人徒見其嘗

名貪。嘗名吝。家疑而惡之。乃欲求道於是念之外。是猶惡焚而廢火食。惡溺而廢水飲也。誤矣。

楚屈瑕敗蒲騷 桓公十一年 ○楚伐絞 桓公十一年 屈瑕大敗 桓公十三年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開帆擊楫。雲興鳥逝。一息千里。雖未知操舟之術。而動於操舟之利。既不能自制。亦不能自決也。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瀾淺瀨。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爲盡操舟之術矣。遽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沼視溟渤。而杯視江湖。椎鼓徑進。亟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豗澎湃。奔鯨駭虬。乃傍徨四顧。膽落神泣。墮槳失柁。身膏魚鼈之腹。爲世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鄖師相距於蒲騷。自知將略非長。委計鬬廉。教以次邵與四邑者。鬬廉也。教以銳師宵加於鄖者。鬬廉也。教以師不在衆。不疑何卜者。又鬬廉也。無小無大。惟鬬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聽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絞之役。是身試於洲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算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區區之羅人。政須折箠笞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圖。軍僨身蹶。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鄧曼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以爲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受挫於絞人。必謂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爲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疇昔蒲騷之勝。借曰鬬廉之謀。今采樵誘敵之策。豈亦鬬

廉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驕之於先。而蹈之於後。庸非天欲斃之乎。苻堅之治秦。一則王猛。二則王猛。猛之死。下詔以新失丞相。置觀以聽訟。其辭至兢兢也。繼踵而張掖西域之捷交至。其心始縱。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辦乎。迄自用而致淝水之辱。向若猛死之後。其鋒嘗小挫。必不敢遽輕天下。堅之喪國。即屈瑕之喪師也。由天子至於庶人。免於師傅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爲常。是禍之原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爲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以一能敗一身者矣。豈不甚可畏耶。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五

祭仲立厲公 桓公十一年　祭仲殺雍糾 桓公十五年

高渠彌殺昭公 桓公十七年　齊人殺子亹 桓公十八年　楚殺子南 莊公二十二年

告君子以理。告衆人以事。所謂衆人者。見形而後悟。按迹而後明。非遽可理曉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君子於處死生之際。固自得於言意之表矣。由衆人觀之。則天下之可惡者。孰有甚於死乎。雖申告以義之重。然彼不知義果何物。口誦心惟。淡乎若大羹明水之無味也。以無味之言。而驅之就其所惡之死。吾知其難也。曷若告之以事。因其素所曉者。而入之乎。祭仲當宋人之執而不能死。必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寧受逐君之名。然不數年而有雍糾之謀。使仲弗先知。則陷厲公之機矣。向之死以殉國。今之死以怙權。其榮辱天淵也。當是時。雖欲復死於宋。其可得乎。其後當昭公之弒而又不能死。亦必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寧縱弒君之賊。不數月而有首止之會。使仲弗先知。則隨渠彌之戮矣。向之死以討亂。今之死以從逆。其榮辱天淵也。當是時、雖欲復死於昭公。其可得乎。人之所不可復得者生耳。今反思死不可復得。則孟子所惡有甚於死之論。非矯情也。既達者觀其理。未達者觀其事。處死之道思過半矣。然祭仲之處死。猶未足爲難也。臣之死於君。死於國。職也。乃若雍糾將殺祭仲而謀於其女。楚子將殺子南而告於其子。爲其女爲其子者。將若之何。父也、君也、夫也、鼎立爲三綱。而世未有能輕重

之者也。全彼則害此。全此則害彼。豈非天下之至難處。而君子所當先講乎。曰是不必講也。有是事則有是理。無是事則無是理。若雍姬棄疾之事。君子之所必不遇也。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之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婉容。見者意消。雖欲微詆其親。猶忸怩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聞君子死親之難矣。不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里閭之相毀訾者。遇其所厚在席。必爲之止。父子間豈朋友比哉。雍糾不以雍姬爲可忌而謀之。楚子不以棄疾爲可憚而告之。固可占知二人之爲人矣。平居暇日。誠不足以動人。禍已至此。告者殺夫。不告者殺父。左右皆坑谷也。果君子。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則必非君子。兩者烏可並立耶。吾之所憂者。不能造君子之域耳。未有既爲君子。而復遇此變者也。今緩於爲君子。而急於講二人之得失。不欲消此變。而欲當此變。抑末矣。故曰。雍姬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也。

盜殺伋壽 桓公十六年　衛侯放公子黔牟 莊公六年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爲佳祥。而景星喬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爲大異。而彗孛飛流龜孽牛禍之異次之。是以王季文王迭出於古公之裔。武庚祿父實育於商紂之門。亦各從其類也。衛宣公之無道。昏縱悖亂。腥聞於天。乖戾之氣所召者。宜其爲凶爲姦爲逆爲惡。而伋壽二子。並生其家。然則天理有時而舛乎。曰是所以爲天理也。世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不可滅。彼衛公之家。三綱壞矣。五典隳矣。凡生民之常

性。皆剝喪而無餘矣。而二子之賢。忽生於至醜至汚之地焉。是知上帝之降衷。雖在昏縱悖亂之中。未嘗不存也。二子自幼至長。所聞者何語。所見者何事。而介然自守。習不能移。豈得之於人乎。是天以二子而彰此理之未嘗亡也。嗚呼。天理固然矣。若宣公之無道。天反以賢子孫遺之。世亦有乖氣而或致祥者乎。曰。二子之賢。君子之所謂祥。而衞國之所謂妖也。彼以其邪。我以其正。彼以其濁。我以其清。每若鑿枘之不相合。自淫朋惡黨視之。豈不猶妖孽哉。讒譖交作。致二子之死。又致惠公之逐。又致黔牟之放。又致左右公子之誅。其爲變異孰大焉。吾是以知天道之不誣。乖氣之果致異也。天雖降祥。人無以承之。則祥變而爲異。使宣公因二子之賢。一念悔悟而復於正。正宮闈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風驅雷動。萬惡皆消。固可以移匏葉、桑中之詩。而爲漢廣、行露之章矣。變災爲瑞。變乖氣爲和氣。特反覆手耳。此豈宣公之所及哉。宣公固不足責。以二子之賢。受之於天者如此。反不能已衞國之亂者何歟。曰。黍稷穜稑之種。受於天也。如是而播。如是而植。如是而耘。如是而穫者。人也。鹵莽滅裂。而坐待倉箱之盈可乎。二子之受於天者。大舜之資也。其處頑父嚚母之間。終至格姦。雖守區區之介。死於無名。成父母之惡者。無他焉。所以充養而廣大之者。不如舜耳。觀二子之生。則知天理之不可滅。觀二子之死。則知天資之不可恃。是道也。非洞天人之際。達性命之原。何足以知之哉。

魯及齊師戰於奚 桓公十七年

邊境非有國者所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於邊境。聞其有警焉。得而不憂。嗚呼。是所以不當憂

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於邊境。聞其有警。而始憂之。則未有警之前所講者何事耶。平居暇日。審形勢。定規模。簡將帥。明斥堠者。爲此時也。烽舉塵起。按吾素定之書。次第而行之。何憂之有。是故聞警而憂者。可以占知其無備也。聞警而不憂者。可以占知其有備也。漢丙吉爲相。其馭吏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入雲中代郡。遂歸府白吉。恐虜所入邊郡。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科條其人。吉以是得憂邊思職之褒。當是時。吉爲相久矣。邊吏之壯老材否。謾不加省。見驛騎羽檄之來。始科條其人。一何晚耶。自雲中至長安。凡幾里。自虜入至聞警。凡幾日。兩陣相望。呼吸勝敗。使果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吾恐汰斥之詔未下。而覆敗之報已聞矣。雖憂亦奚以爲善乎。魯桓公之言曰。疆埸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桓公之意。以謂爲備當在於無事之時。苟事之已至。汝雖謁之。吾雖憂之。城戍保障。非一日二日所能築也。矛戟車徒。非一日二日所能繕也。餽餉芻茭。非一日二日所能儲也。亦不過拱手待斃而已。桓公之責成疆吏亦嚴矣。猶有說焉。桓公之責疆吏則是。而所任以守疆埸者。不知其何人也。賢耶。其責成固宜。不賢耶。徒委其責而不問。吾懼其階禍也。付吳起以西河。則魏不知有秦。付李廣以北平。則漢不知有狄。付羊祜以襄陽。則晉不知有吳。是數公者。固不以邊警煩君父。爲其君者亦可以委其責而高枕矣。人非數公。而苟弛其銜轡。則掌北門之管者。未必不召寇而起釁也。此又人君之當戒。

桓公與文姜如齊（桓公十八年）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兵革者。有形之寇也。寇環吾城。人之登陴者。冒風雨、犯雪霜、窮晝夜、親矢石而不敢辭者。豈非一失此城。則立爲齏粉乎。迫大害者。固不敢辭小勞。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衞人。甚於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禮者。特以欲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翫之耳。殊不知有形之寇。其來有方。其至有時。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游宴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戎狄焉。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爲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是二禮者。人不過以爲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爲甚急也。魯桓公及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盼而罹拉幹之禍。身死。異國。爲天下笑。一失於禮。而禍遽至此。人其可斯須去禮耶。君子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彼其左右前後。伺吾之失守。而將肆其吞噬者。不可勝數。稍怠則墮其守矣。吾之所以孤立於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實恃禮以生也。無此禮則無此身。升降俯仰之煩。豈不勝於屠戮戕殺之酷。弁冕環佩之拘。豈不勝於刀鋸斧鉞之加。人徒見君子常處於至勞之地。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世俗所以厭其煩而惡其拘者。亦未見其害耳。城之圍於寇者。樓櫓雖密。猶恐其疎。隍塹雖險。猶恐其平。豈有厭樓櫓之太密。恐隍塹之太險者哉。苟人果能眞見無形之寇。則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也。況敢厭惡其煩與拘耶。

辛伯諫周公黑肩 桓公十八年

萬乘之君。犯之者。未必皆得禍。士君子之一言。雖千百載之後。稍犯之。則其禍立至。何其嚴也。辛伯之諫周公。而謂並后匹嫡。兩政耦國。纔八字耳。總古今亂亡之樞。而莫能移焉。漢高帝犯之。而有人彘之禍。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簒。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釁。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逐。齊簡公犯之。而有田闞之亂。齊王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小犯則小受禍。大犯則大受禍。影隨形。響隨聲。未有如是之速也。辛伯曷嘗有厭勝詛盟之術。而必其驗哉。亦因理而言耳。天下之甚可畏者。莫大於理。惟言出於理。故凜然列八字於千百載之上。非雷霆而震。非雪霜而嚴。非山嶽而峻。非江海而險。非師旅而威。非礌質而慘。尊之者王。畏之者霸。慢之者危。棄之者亡。上林夫人之席。由此而正也。青蒲涕泣之諫。由此而發也。太傅獸睡之譏。由此而識也。尾大不掉之譬。由此而生也。世儒之文詞愈多。而理愈寡。蓋有書五車。而無片言之中理者矣。辛伯之言。如是之約。而古今有國之大戒咸在焉。非所謂文中之欹器歟。嗚呼。辛伯之言。眞有國者座右銘也。爲國者誠能朝覽夕思。奉以周旋。則未讀詩而已知上僭之譏。未讀易而已知洊震之象。未讀書而已知威福之權。未讀禮而已知畿甸之制。未讀春秋而已知一統之義矣。固可配無逸之屏。而代千秋之鑑也。故吾以謂獻丹扆之六箴者。不如獻辛伯之八字。

楚武王心蕩莊公四年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

涸。氣變則心爲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志不能爲氣之帥。而氣反爲志之帥矣。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爲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簀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武王憑陵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爲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之楚師。伐蕞爾之隨。將授兵而心蕩焉。蓋武王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耳。平時臨敵而心不蕩者。非眞能不動也。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隨之而蕩乎。彼鄧曼者。方且謂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大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嗚呼。所以蕩王心者。豈一女子所能知乎。鄧曼惟不能知。既歸之於天。又歸之於鬼神。抑不知心卽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卽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烏可捨此而他求哉。心由氣而蕩。氣由心而出。蟊生於稼。而害稼者蟊也。蚋生於醯。而敗醯者蚋也。氣生於心。而蕩心者。氣也。鄧曼區區四顧而外求。猶賊在同室。反執市人而訊之。愈訊而愈失矣。使楚武王而悟此。則賊吾心者。豈他在耶。將不得而遁矣。賊既不得而遁。善養氣者。盡亦鋤治是氣。絕其本根。以去心之賊乎。吁。又非也。浩然之氣。與血氣初無異體。由養與不養。二其名爾。苟失其養。則氣爲心之賊。苟得其養。則氣爲心之輔。亦何常之有哉。憤亂散越。臨死生而失其正者。是氣也。泰定精明。臨死生而得其正者。亦是氣也。凌煙圖繪之功臣。誰非前日之勍敵耶。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莊公六年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人之六疾也。有以醫自業者。語人曰。六氣者。致疾之源。必使無陰陽無風雨無晦明。然後疾可除。世寧有是理耶。不歸咎於人。而歸咎於天。此天下之拙醫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鄰。何人而不受六氣。其獨致疾者。必非善守身者也。何國而不接四鄰。其獨被患者。必非善守國者也。端汝視履。嗇汝精神。時汝飲食。審汝藥石。六氣雖沴。於汝身何有哉。豐汝德澤。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訓汝師旅。四鄰雖暴。於汝國何有哉。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疎也。抑不知亡鄧之原。曷嘗專在於楚耶。環楚而國者。如陳、如蔡、如鄭、如許、下至於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也。楚不先加兵。而唯急於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國有可乘之釁。置而不憂。顧以鄰敵爲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爲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強淩弱。衆暴寡之風。徧於天下。今日齊人滅譚。書於諸侯之策矣。明日晉人滅虢。又書於諸侯之策矣。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必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鄰。不能奠枕。亦迂矣。嗚呼。四鄰固不可盡吞。縱使盡吞。亦未可恃以爲安也。秦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隋不亡於南北未一之前。而亡於南北既一之後。亡國之釁。夫豈在於鄰敵耶。三甥之謀。謬戾明甚。而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己也。用此心以觀古人。宜其咎楚而不咎鄧

也。桀既放於南巢。語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吁。桀雖偶能殺湯。天下豈能無放桀者耶。桀之誣上天、虐萬方、誅龍逄、嬖末喜、可以取亡者。擢髮不能盡數也。桀皆不之悔。而獨悔於不殺湯。可謂咎人而不咎己矣。桀之爲人。非惡不視。非惡不聽。非惡不言。非惡不動。造次顛沛。無非罪惡。僅有不殺湯之一善耳。反自悔以爲失。是恥一善之尙存。欲萬惡之皆備也。哀哉。

魯莊公圍郕莊公八年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然勁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小勇名滿天下。大勇名不出家。曷謂小勇。勝小敵者是已。曷謂大勇。勝大敵者是已。寇敵之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振槁然。豈足爲大敵哉。大莫大於心敵。忿欲之興。鬱勃熾烈。內焚肺腑。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敵也。賁、育、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今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戰勝於一心之間。非有攻城略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莫大之敵。而功無毫髮見於世。豈識其爲勇乎。不特不識其爲勇。既勝忿欲之敵。則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平人之所不能平。其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矣。以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魯莊公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修德以待時乎。且齊魯同伐郕。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必校也。莊公斂兵不校。罪己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

斷之曰。莊公蓋怯者也。大勇不校。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欲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心敵且能勝之。況區區之外敵乎。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餘勇。天下已不能當矣。不校者勇士之所難也。校者勇士之所易也。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讎。義所必校者也。反巽懦畏怯。俛首爲讎人之役。坐視其取郕而不校者。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耳。姑託罪己修德之辭。以自解於衆。豈其本心哉。故不校者莊公之所易也。校者莊公之所難也。莊公之不校。與勇者難易正相反。烏得比而同之耶。或曰。世固有以弱犯強。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得爲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者不論力。君父之讎。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於讎敵。亦足以自獻於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閔公之難。忘其怯而直前。雖斃於南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歟。曰。莊公忘君父之讎。而與齊通。又與之連兵而伐郕。及不得郕而爭。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讎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不爭亦失。失在於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

齊侯見豕莊公八年　蛇鬬於鄭莊公十四年　神降於莘莊公十二年　卜偃童謠僖公五年　狐突遇申生僖公十年　城鄫有夜登邱僖公十六年　柩有聲如牛僖公十二年　蛇出泉宮文公十六年　魏顆見老人宣公十五年　鳥鳴亳社襄公二十年　鄭伯有昭公七年　石言於晉昭公八年　當璧而拜昭公十三年　鄭龍鬬昭公十九年　玉化爲石昭公二十四年　鸜鵒來巢昭公二十五年　龍見於絳昭公二十九年

怪生於罕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世謂之日。粲然徧空者。世謂之星。油然布空者。世謂之雲。隱然在空者。世謂之雷。突然倚空者。世謂之山。渺然際空者。世謂之海。如是者。使人未嘗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其所以與世安之而不以爲異者。何也。習也。惷蒿棲愴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祲。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有東必有西。有晝必有夜也。亦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者。非懼其惑衆也。無怪之可語也。左氏嗜怪。時神怪之事多出其書。范甯闢之以誣說者是之。吾謂載之者非。闢之者亦非也。載之者。必以爲怪而駭其有。闢之者。必以爲怪而意其無。一以爲有。一以爲無。至於心以爲怪。則二子之所同病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凡所謂怪者。共辨而競爭之。至於耳目之所常接者。則輕之。曰是區區者。吾既飫聞而厭見之矣。何必復論哉。抑不知耳之所聞。非眞聞。目之所見。非眞見也。耳之所

聞者聲爾。而聲聲者。初未嘗聞。目之所見者形爾。而形形者。初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世俗飫聞而厭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爲而明。雲雷何爲而起。山何爲而峙。海何爲而渟。是孰知其所以然者乎。其事愈近。其理愈遠。其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不疑者。有深可疑者存焉。人之所不怪者。有深可怪者存焉。吾日用飲食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尙莫知其端倪。反欲窮其辭於荒忽茫昧之表。何其舛於先後也。天下皆求其所聞。而不求其所以聞。皆求其所見。而不求其所以見。使得味於飫聞厭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亦釋然而無疑矣。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爲問。又以死爲問。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而已。吁。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安有知此而不知彼者哉。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眞實語。世儒乃或以爲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其自知之矣。在暌之歸妹曰。暌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其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幽明實相表裏。幽鄰於明。明鄰於幽。初未嘗孤立也。是爻居暌之終。孑然孤立。暌幽明而爲兩塗。暌生疑。疑生怪。故負塗之豕。載車之鬼。陰醜詭幻。無所不至。然至理之本同然者。終不可暌。疑則射。解則止。疑則寇。解則婚。向之疑以爲怪者。特未能合幽明爲一耳。猶陽之發見。陰之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和而爲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陰陽

和而爲雨。則羣物潤。幽明合而爲一。則羣疑亡。融通灌注。和同無閒。平日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子路之問人鬼死生。暌而不合。既聞夫子之言。豈非遇雨而羣疑亡乎。左氏與子路同遊夫子之門者也。猶不能除嗜怪之習。然則夫子之雨亦擇地而降歟。曰。非也。五日霏微。十日霢霂。而枯荄槁木。不能沾涓滴之澤焉。非雨之有所吝。我無以受之也。我無以受之。則日見降雨。猶爲不遇雨。日見聖人。猶爲不遇聖人。左氏遇聖人而蒙蔽。是誰之罪耶。

齊公孫無知弒襄公莊公八年

咎既往者易爲說。扶將傾者難爲功。樂論病而憚治病。此人之通患也。齊公孫無知之弒襄公。論者本其禍端歸之僖公。其說曰。國無二統。禮無二嫡。基於衣服禮秩之微。而成於簒弒戕奪之酷。齊之禍庸非僖公爲之乎。嗚呼。此論病也。非治病也。當僖公之時。獻此言可矣。及襄公之時。始爲此言。何其晚耶。追論前日之失。而不能已今日之禍。君子不貴也。君子不幸而立襄公之朝。寧肯徒救既往。一無規畫。拱手而待禍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而無不可除之患。未然之前。吾則有防患之術。已然之後。吾則有救患之術。唯所遇何如耳。在襄公世。禍患已成。防患之術。既往而不必論。請獨論救患之術。恩與怨。親與讎。人皆以爲不可並也。殊不知易恩者莫如怨。易親者莫如讎。公孫無知。雖託於公族。而僖公假以非分之寵。上偪正嫡。方襄公居東宮之時。以人情度之。豈能不忌且恨哉。僖公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想無知之心。自知襄公必憤其宿忿。投於廢絀疏棄之域矣。使襄公釋然。待之加厚。則無知必謂。本當見怨。反得恩焉。本當見

讎。反得親焉。吾何以得此於彼哉。始以爲虎。今乃吾之父。始以爲狼。今乃吾之兄。既得望外之施。亦必思望外之報矣。然則向之怨。所以彰今日之恩也。向之讎。所以彰今日之親也。襄公果知出此。則變無知悖逆之心。爲忠義之心。非徒可以除患。抑又可以召福矣。昔漢定陶王少而愛。長多材藝。元帝奇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成帝卽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他王。元帝開其隙。而成帝能合其隙。此所以有僖公之失。而無襄公之禍也。成帝之心。思吾親不可得而見。見吾親之所愛者。猶見吾親焉。吾親既沒。無所致其孝。今厚吾親之所厚。是亦厚吾親也。愛親之心方篤。萬慮皆不能入其胸。次自親之外。無復他念。何暇省記吾一身之嫌隙乎。苟微見疇昔之隙。必吾愛親之心已少弛矣。忘親之愛。而思己之隙。先己後親。固已墮於不孝。矧又報之乎。如意之於諸呂。植之於魏。攸之於晉。死亡相尋。吾未嘗不恨惠文武三帝之愆於孝也。安得以成帝之風警之乎。雖然。先君之所愛。從而愛之。孝也。苟欲而不制馴。致叔段州吁之亂。則將奈何。曰、愛之必欲全之。授之以權。而長其惡。是致之於死地也。焉得愛。

齊桓公入齊莊公九年

魯莊公忘父之讎。而納子糾。管敬仲忘主之讎。而事桓公。齊桓公忘身之讎。而用管仲。不可忘者父讎也。忘其不可忘。莊公之罪也。可忘者身讎也。忘其可忘者。桓公之義也。獨管仲之事。論者疑焉。子糾其主也。桓公其主之讎也。不死其主。而相其讎。宜若得罪於名教。今反見稱於孔子。此論者之所共疑也。競爲驥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既經孔子。豈復容異同之論乎。雖然。無所見而苟異聖人者狂也。

無所見而苟同聖人者愚也。己則無所見。徒假聖人以爲重。曰。伯樂所譽。其馬必良。孔子所譽。其人必賢。使有問其所以良。其所以賢者。必錯愕吃訥。左右視而不知所對矣。隨伯樂而譽馬者。未免爲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者。未免爲不知人。天下之事。知當自知。見當自見。伯樂之鑒。初無與於吾之鑒也。孔子之智。初無與於吾之智也。管仲之是非。聖人固有定論矣。抑不知反求吾心。果定歟。不定歟。吾之心不知所定。而苟隨聖人以爲定。是以名從聖人。而非以實從聖人也。君子之學。從實而不從名。吾心未定。雖聖人之言。不能使之定。是豈妄疑聖人之言者哉。其從聖人以心不以貌。此眞從聖人者也。是故聞孔子稱管仲之言。必當求孔子稱管仲之意。孔子之意。豈以管仲所枉者寡。而所直者衆耶。所詘者小。而所伸者大耶。嗚呼。枉尺直尋。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況事讎之枉。不得爲寡。詘道信身。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況事讎之詘。不得爲小。然則孔子之意。果安在耶。糾之與桓公。均非正嫡也。均非當立也。然春秋書納糾而不繫以子。漢昭言殺弟而不謂之兄。是糾少而尤不當立者也。向若桓公殺糾於未入齊之前。則是兩公子爭國而相殺者耳。管仲讎桓公可也。當乾時之戰。桓公之位已定。社稷既有奉矣。民人既有歸矣。是桓公者齊之君也。糾者齊之亡公子也。以亡公子而欲干國之統。桓公以君拒臣。糾以臣犯君。曲直主客之勢判然矣。桓公既得鹿。而追治逐鹿之罪。滅親親之恩。固可深責。然以齊君而殺齊之亡公子。非兩下相殺者也。君之殺其臣。雖非其罪。爲臣之黨者。敢以爲讎乎。此管仲所以事桓公。孔子所以許管仲也。人第知管仲之事讎耳。孰知仲之不當讎桓公哉。知仲之不當讎桓公。則知仲實未嘗事讎也。苟徒信孔子之言。而

不復深考其所以言。則反君事讎。皆將自附於管仲矣。噫、仲果反君事讎。則雖萬善。不足以贖。況區區之伯功耶。

齊魯戰長勺莊公十年　士蔿諫晉侯伐虢莊公二十七年

迂儒之論。每爲武夫所輕。鉦鼓震天。旌旄四合。車馳轂擊。百死一生。而迂儒曲士。乃始緩視闊步。誦詩書。談仁義。於鋒鏑矢石之間。宜其取踞牀溺冠之辱也。魯莊公與齊戰於長勺。兩軍相望。此爲何時。而以聽獄用情對曹劌之問戰。何其迂闊而遠於事情耶。是言也。持以語宋襄陳餘。則見許矣。持以語孫武、吳起。則見侮矣。彼曹劌遽以一戰許之。意者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齊之竭。以我之整。逐齊之亂。機權韜略。與孫武、吳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使莊公之言。誠迂闊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耽。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馬之所以不敢肆足者。銜轡束之也。臣之所以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銜轡敗。然後見馬之眞性。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眞情。困之不敢怨。虐之不敢叛者。劫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搶攘駭懼。平日之所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而解散矣。法制既散。眞情乃出。食馬之恩。羊羹之怨。恩恩怨怨。各肆其情。以報其上。苟非暇豫之時。深感固結於法令之外。亦危矣哉。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莫如窘辱怵迫之時。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刖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親刖子之足。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

之所以脫君也。蓋人方在縲紲之中。錙銖之施。視若金石。毛髮之惠。視若邱山。子羔一有司耳。徒有哀矜之意。初無哀矜之實。其遇寇難。人猶且報之若是。況莊公君臨一國。小大之獄。皆必以情。及其遇寇人之思報。豈子羔比耶。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嘗受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爲之死。則陷堅卻敵。特餘事耳。莊公之言。吾見其切。而不見其迂也。吾嘗論古人之言兵。與後人之言兵。邈然不同。曹劌問何以戰。公始對以惠民。劌不以爲然。則對以事神。劌又不以爲然。則對以聽獄。三答曹劌之問。略無片言及於軍旅形勢者何耶。蓋有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二者猶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問所以戰。而答之以戰。是問楚而答燕也。晉士蔿諫晉侯伐虢。亦曰。虢公驕。若驟勝。必棄其民。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當時之論兵者每如此。魯莊公晉士蔿。在春秋時。未嘗以學術著名。而所論鉤深致遠。得戰之本。豈非去古未遠。人人而知此理耶。唐柳宗元。號爲當代儒宗。其論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吾未之信。乃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吾是以知春秋之時。雖不學之人。一話一言。有後世文宗巨儒所不能解者也。況當時所謂有學術者耶。況上而爲三代爲唐虞者耶。新學小生。區區持私智之蠡。而欲測古人之海。妄生譏評。聚訟不已。多見其不知量也。

禹湯罪己。桀紂罪人。莊公十一年

近禹湯者。莫如桀紂。禹湯大聖也。桀紂大惡也。其相去之遠。不啻天淵。何爲其相近也。禹湯善之極。桀紂

惡之極善惡二也。其所以行之者一也。禹湯歸功於人。桀紂亦歸罪於人。禹湯功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功。此羣臣之功。此諸侯之功。此萬姓之功。自視不見有一毫之功焉。桀紂罪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罪。此羣臣之罪。此諸侯之罪。此萬姓之罪。自視不見有一毫之罪焉。然則禹湯歸功之心。豈非即桀紂歸罪之心乎。禹湯歸罪於己。桀紂亦歸功於己。禹湯引天下之罪。而歸之己曰。此我之愆。非汝之愆。此我之責。非汝之責。欲以一身盡代天下之罪焉。桀紂引天下之功。而歸之己曰。此我之謀。非汝之謀。此我之力。非汝之力。欲以一身盡攘天下之功焉。然則禹湯歸罪之心。豈非桀紂歸功之心乎。由是觀之。禹湯之所以爲善。乃桀紂之所以爲惡者也。使禹湯移歸功之心。爲歸罪之心。則桀紂矣。使桀紂移歸罪之心。爲歸功之心。則禹湯矣。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旦聖暮狂。特翻覆手耳。人之所甚尊而不敢仰望者禹湯也。人之所甚賤而不足比數者桀紂也。平居自期以謂吾雖自舊。必不能爲禹湯。吾雖自書。必不至爲桀紂。今觀自狂入聖如此之易。則吾有時爲禹湯矣。安得而不喜。自聖入狂亦如此之易。則吾有時而爲桀紂矣。安得而不懼。一念之是。咫尺禹湯。一念之非。咫尺桀紂。誘於前。迫於後。則善豈待勉。惡豈待戒哉。凡人之學太高則驕。太卑則怠。二者學者之大病也。苟思去禹湯爲甚近。怠烏乎生。又思去桀紂爲甚近。驕烏乎生。聖狂二法。更相懲勸。驕怠二病。更相掃除。或輓之。或推之。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也歟。久矣世之不知此理也。而臧文仲獨知之。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判禹湯與桀紂。以人己之兩語。意者古之遺言歟。至其論公子御說之宜爲君。則流入於瞽史之學。惜乎

狐裘而羔褎也。吾又嘗論之。禹湯能收天下之惡。桀紂能長天下之惡。天下之人。忿爭貪暴。衆惡蔓延。徧布海內。禹湯皆斂之於己。以爲己罪。人見禹湯之罪己。忿者平。爭者息。貪者愧。暴者悔。禹湯一罪己。而盡收天下之惡。使歸於善。天下皆歸於善。是亦禹湯之善也。雖曰罪己。然天下功孰有居禹湯之右者哉。禹湯所收者惡。所得者善。所引者罪。所得者功。何耶。蓋既除稂莠。何必復求稼之茂。既除塵垢。何必復求鏡之明。但收其惡。不必求善。惡既盡。則善將焉往哉。此所以收惡而得善也。引罪而得功也。桀紂安於爲惡。不自咎而咎人。天下亦從而相咎。本所犯者一惡耳。諱其惡而不自咎。詐也。嫁其惡而咎人。險也。變一惡而數惡日滋。月長。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自千而萬。覆國亡身。遺臭後世。由不能收天下之惡。而長天下之惡也。禹湯受其罪。而終不能汙。桀紂辭其罪。而終不能逃。一興一亡。邈然遼絕。揆厥本原。不過差之辭受之間而已。吾是以益知其相近。雖然。大聖大惡。相近若此。屠酤盜賊。翻然爲善者。尙多有之。未聞有既聖而復爲惡者何也。曰、河之險。入則死。出則生。死生之分。纔跬步。人固有陷其中而得脫者矣。豈有既出而復肯入者哉。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七

宋萬弑閔公莊公十二年

陛戟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幘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肅。反取井蛙之譏。光武之嫚。而援委心焉。然則樸遬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悍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爲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嘲誚謔浪。以盡其懽。慷慨歌呼。出肺腑相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閔公靳侮之者。豈非欲略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弑何也。袒裼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而試馮婦之術。適足以劇虎牙耳。古之嫚侮者。莫如漢高帝。高帝之嫚侮。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霜霰於炎蒸之時。轟雷霆於閉蟄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無鼓舞豪傑之術。拘則爲公孫述。縱則爲宋閔公。何往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也。若高帝鼓舞豪傑之術。其至矣乎。曰未也。術必有時而窮。高帝嫚侮之患。卒見於暮年。此所以厭拔劍擊柱之爭。而俯就叔孫通之儀也。高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見其所謂儀者。拘綴苛碎。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下未定。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故寧蔑棄禮法而不顧。殊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測哉。采薇出車。東山之詩。雨雪寒燠。草木禽獸。僕馬衣

裳室家婚媾曲盡人情呢呢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儒之拘亦不至如後世之縱也高帝明達最易告語惜乎無以是詩曉之

息嬀過蔡莊公十年　楚滅息入蔡莊公十四年　子元振萬莊公二十八年　鬬班殺子元莊公三十年　陳夏徵舒殺靈公宣公十年　申公巫臣聘夏姬成公二年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成公十年　叔向取申公巫臣氏昭公二十八年

一息嬀而產三國之禍一夏姬而合四國之爭甚矣色者禍之首也吾嘗攷息嬀夏姬之終始憫之未已而有所疑焉疑之未已而有所感焉譽女之色者必曰傾城傾國嗚呼此何等不祥語也有士於此嘗傾人之城嘗傾人之國世必指爲不祥之人矣必畏而惡之矣至於女則反夸其傾城傾國求之唯恐不及焉在士則爲醜名在女則爲美名如息嬀夏姬亡人之身亡人之國不可一二數前車覆後車隨前舟溺後舟進明知其禍而競逐之彼碌碌者猶不足道也以巫臣之智叔向之賢亦皆甘心焉此吾之所疑也既而思之意有所重則愛有所移莫親於身莫厚於族莫大於國一念昏惑醉於聲色之美尚能棄平日之所甚重者猶敝屣況醉於理義之味者乎其見危致命以礪質爲枕席以鼎鑊爲池沼固無足怪世之求生害仁者特未知爲善之味爾此吾之所感也抑吾又有所深感者焉申公巫臣諫莊王子反納夏姬而終挾夏姬以出走陽以正義拒之而陰取之其險譎人之所共惡宜子反欲錮之於晉也共王則曰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人皆以爲險共王獨以爲忠何耶共王之心以謂因彼僞言成

吾眞善。吾蒙其益足矣。彼之行詐。足以自損。吾何預焉。在我則益。在彼則損。哀之可也。怨之不可也。深味其言。廣大寬博。凡猜阻忌刻之心。冰解凍釋。蕩然不留。人君誠佩是言以納諫。則但采葑菲。何恤下體。但薦蘋藻。何嫌澗濱。吾能納規諫。則爲君之責塞矣。其誠其僞。其狂其計。皆諫者之事也。非吾事也。吾方急於聽納。求免吾之責。亦何暇憂人之憂哉。雖堯之稽於衆。舜之取諸人以爲善。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噫。人心之取舍有大不同者。想巫臣之在晉。必竊笑楚國受吾之欺。而夏姬爲吾之所得。是楚失計。而我得計也。共王之在楚。亦必竊笑巫臣能解先君之惑。而自不免於惑。是巫臣失計。而楚得計也。巫臣之笑。共王之笑。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矣。攷之於傳。巫臣以陽橋之役奔晉。實共王卽位之三年也。共王生十年而卽位。當巫臣之出奔。其齒纔十有三耳。以十有三齡之童子。其發言可爲萬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才能之乎。共王有大過人之資。不能充養威權。下移。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生敵。爲國大患。聰敏之不足恃如此。吾未嘗不慨然深感也。共王雖不能踐是言。然其言實典謨訓誥之所未發。聽言者當寶之以爲元龜。蓋天欲以是寶遺後世。借共王之口而發之耳。後世之君。盍亦曰。共王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後世謀也則忠。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莊公十四年

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國家之難攻其外。而無應於內。則攻者亦將窮而自止。無宰嚭。則越不能亡吳。無郭開。則秦不能亡趙。無鄭譯、劉昉。則隋不能亡周。無蔡樞、柳燦。則梁不

能亡唐。是數國者。非其人之內叛。人孰能取之。故曰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天下未有皆助惡者也。爲惡者未有皆得天下之助者也。彼爲惡者。惟欲人皆中立。無所偏助。如里克之於驪姬。王祥之於司馬。馮道之於五季。陰拱默居。坐觀成敗。則吾事濟矣。故曰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是故禍莫甚於內叛。姦莫甚於中立。二者之罪孰爲大。曰中立之罪爲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卽讎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雖所謂讎敵者。資之以集事。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何者。以其叛君而趨我也。君且叛之。而況於人乎。今日爲我所誘而叛君。安知他日不爲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傅瑕叛子儀。而納厲公。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乃若原繁之自爲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亹、儀、突之變。國四易主。汎然中立。舉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捨之。視君如傳舍。不置欣戚於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既不爲人所愛。亦不爲人所憎。固可以獨全於艱危之時。自古之持位保祿者。率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易察其爲姦也。厲公以私憾殺之。固非其正。天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爲臣者歟。觀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信如是說。則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簒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讎亦君也。爲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繁之姦也。嗚呼。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而極。然事克則卿。不克則烹。成敗猶居其半也。至於中立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有存亡。君有興廢。時有治亂。民有安危。吾之爵秩。常自如也。彼何預於我哉。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干厲公之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吾故表原

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莊公十八年

吏之守帑者。以財假人謂之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人謂之叛。財之在帑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排抵譴訶也宜哉。爲官守帑者吏也。爲國守邊者將也。爲天守名分者君也。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特寄之人君俾守之耳。輿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之繁。甲兵卒乘之雄。象犀金繒之富。皆君之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以四海九州。全付人君。惟吝於名分何耶。蓋名分者。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所輕。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名分爲己物。輕以假人。而不甚惜。當虢公晉侯之來朝。惠王謂公侯相去一間耳。賜賚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慊然於是等其玉與馬之數。不爲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假天之秩以爲私惠。何以繼天而子元元乎。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惠王既假晉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耶。剝廬則及牀。剝牀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是僭大夫之漸也。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大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之漸也。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況公侯之近且貴乎。吾觀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

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隄雲橫屹如山嶽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爲隄之損益也然水潦暴至勢與隄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原莊公逆王后於陳莊公十一年　蘇公奉子頹莊公十九年　王處櫟莊公二十年　賓伯號公納王莊公二十一年

會於首止僖公五年　惠王崩僖公七年　盟於洮僖公八年　王子帶召戎僖公十一年　王子帶奔齊僖公十二年

仲孫湫言王子帶僖公十三年　滑人叛鄭僖公二十年　富辰請召王子帶僖公二十二年　襄王以狄伐鄭以

狄女爲后大叔以狄師攻王王使告難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納王僖公二十五年

天下之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子頹簒奪之禍而復寵子帶鄭伯身見子頹徧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經子帶召戎之變而復親戎狄身遇之而復身蹈之何耶人心蔽於此者怠於彼惠王蔽於愛故雖近被簒奪之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伯蔽於侈故雖近見徧舞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經召戎之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雖耳目之所親接者視之惘然如異世事況欲責紂使鑒數百年前之桀責幽厲使鑒數百年前之紂難矣哉故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今爲古心無所蔽則以古爲今矣是何也心有所蔽則觸情縱欲覺在前

而不見。戮在後而不知。身所親歷。曾未踰時。若醉若夢。視之猶太古鴻荒之世。不復省錄。此以今爲古也。惠襄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闢。合千載爲一朝。合萬代爲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酢於無聲無臭之中。和同無間。此以古爲今也。舜文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爲今。以今爲古。特在吾心之通與蔽耳。曷嘗有定名哉。嗚呼。人心不可有所蔽也。處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見焉。論異世之事。而蔽於陳迹。則雖易見之理。有不能見焉。惠襄鄭伯。既蔽於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則鄭伯首倡納惠王者。虢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王反薄之。虢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鄭之薄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導子帶之失也。惠王失位於齊桓伯諸侯之時。襄王失位於晉文伯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王者不在齊。世皆咎齊桓之納王緩也。揆之以理。則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兩人交訟其行賂。多出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賂也。鄭恃功之大。而守其常。虢慊功之小。而獻其諂。功已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惑。此惠王之所以厚虢而薄鄭歟。劉文靜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靜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靜者。文靜以其功。寂以其諂耳。人情豈相遠哉。故曰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戎狄當疏。子帶之不可絕。政。如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疏其所疏。本無二說。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苟與狄通。雖無子帶。猶不免於亂也。自

古與戎狄共功者。未有不爲其反噬。唐之回紇。晉之契丹。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國者。亦豈有子帶之釁召之耶。爲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爲悔。不當以召子帶爲悔也。故曰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也。諸侯猶子也。父有難。一子居近。而能救之。爲諸子者。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競其功耶。齊桓伯天下。鄭號納王。而齊桓未嘗爭其功。當是時風俗猶厚也。及襄王之出晉。與秦俱欲納王。晉文辭秦師而獨擅其功。外傳記子犯之言曰。君盍納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爲孝乎。吁。亦薄矣。然則齊桓、晉文。孰爲咎耶。故曰。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後世之論。疑其所不當疑。悔其所不當悔。咎其所不當咎。

鬻拳兵諫 莊公十九年

古今以人君拒諫爲憂。吾以爲未知所憂也。首人君之惡者。拒諫居其最。置是而不憂。將何憂。曰。君之拒諫可憂。而非人臣之所當憂也。君臣同體。君陷於惡。臣不爲之憂。將誰憂。曰。君有君之憂。臣有臣之憂。未聞舍己之憂。而憂人之憂者也。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諫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氣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坐以待旦。夜以繼日。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之道。亦何暇憂其君之從與拒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算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臣之納諫者。苟尤君而不尤己。不能導君而使自從。徒欲強君而使必從。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脅君而後止耳。鬻

拳豈欲脅君哉。告而不聽。故出於強。強而不聽。故出於脅。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不盡歟。諫、吾職也。聽、君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其可乎。祭在人。饗在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然寧坐視齊魯之失道。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分之一。而遽欲脅君乎。當鬻拳臨楚子以兵。及其拒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爲忤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使是時不幸爲楚子所誅。則陷於逆亂。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自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故以刖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後世若學吾之兵諫。盡學吾之刖足。吾之刖足不可學。則吾之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鬻拳之道。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耶。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刖足。壞於前而修於後。開於前而閉於後。隨作隨救。焦然不寧。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道有樞。言有會。柁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於用力耶。古之人固有廣廈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治平之原者。固未嘗動聲色。費辭說也。牽裾折檻。已爲下策。況動干戈於君側耶。荀卿儒之陋者也。其論諫諍輔拂。乃曰自能率羣臣百吏。相與強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拂之說。卽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君較力。是丐者與猗頓較富也。危矣哉。

陳敬仲辭卿飲桓公酒 莊公二十二年

人之嗜進。而不知止。未有不由子孫累者。一身之奉易足也。一身之求易供也。其所以嗜進而不知止者。特欲爲子孫無窮之計耳。吾身不能常存。主眷不能常保。身未沒。眷未衰之時。厚集權寵。以遺後之人。一失此機。子孫將何所庇乎。此所以爵愈高而心愈躁。祿愈豐而心愈貪也。陳氏之在齊。其子孫莫強焉。竊意敬仲入齊之始。其所以遺子孫者必甚厚。反覆攷之。則大不然。人皆求權位以遺子孫。齊桓公使之爲卿。位既高矣。而敬仲辭之。人皆結眷寵以遺子孫。齊桓公飲其家。至欲繼之以燭。寵亦深矣。而敬仲又辭之。敬仲雖安於恬退。曷不少享齊公之美意。以爲子孫之託耶。嗚呼。是乃敬仲深託其子孫於齊也。人之所以多求位與寵者。不過欲子孫用之不盡耳。抑不知吾盡取其位。安得餘位以遺子孫乎。吾盡取其寵。安得餘寵以遺子孫乎。敬仲所以不處齊卿之位者。恐其位之盡也。不當夜宴之寵者。恐其寵之盡也。齊敬仲每有不盡之懷。故其子孫亦每有不盡之澤。是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宴。而得數百年之眷。深矣哉。敬仲託其子孫於齊也。至於田和席敬仲之業。既滿而溢。篡竊齊國。六七傳而遂亡。以損而興。以滿而滅。豈非盈者天地鬼神之所共惡耶。君子之立朝。使君有慊心則可。使君有厭心則不可。樂歲之肉如藿。凶歲之藿如肉。富家之帛如布。貧家之布如帛。貴生於不足。而賤生於既足也。勢盈位極。爲君所厭。身且不保。而況子孫乎。宋劉湛之事文帝。其始帝與語。視日早晚。惟恐其去。其後亦視日早晚。惟恐其不去。文帝既厭湛。而湛獨冒寵。宜其不免於誅也。使湛當文帝惟恐其去之時。翻然引去。則文帝之與湛。常有無窮之思。是知愛極則移。高極則危。由古至今。用過其量。見險不止。未有能全者也。用過其量

者。固召釁而集禍矣。彼人與位相稱者。其可以無慮歟。曰。亦未可以安枕而臥也。謝安之隱東山也。晉國慕之。惟恐其不起也。及其既出。高崧謂之曰。卿高臥東山。諸人每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將如卿何。安有愧色。蓋天下望安之出久矣。一旦爲蒼生而起。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不獲者求得。今之責我者。皆昔之慕我者也。未出則爲人所慕。既出則爲人所責。未出則人恐失我之賢。既出則我恐失人之望。憂樂勞逸。豈可同日而語耶。然則豈特用過其量者爲不可。卽人與位相稱者。亦未易處也。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八

懿氏卜妻敬仲莊公二十二年　晉侯賜畢萬魏閔公元年　成季將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閔公二年　秦伯卜伐晉僖公十五年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僖公十五年　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之僖公十七年　晉侯卜納王僖公二十五年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文公十八年　晉楚遇於鄢陵晉侯筮之吉成公十六年　施氏卜宰成公十七年　穆姜薨於東宮襄公九年　宋公享晉侯襄公十年　鄭皇耳侵衛孫文子卜追之襄公十年　崔子卜妻齊棠公之妻襄公二十五年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襄公二十八年　晉侯有疾問祟於子產昭公元年　穆子之生莊叔筮之昭公五年　孔成子卜立靈公昭公七年　南荊將叛枚筮之示子服惠伯昭公十二年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昭公二十五年　晉趙鞅卜救鄭哀公九年　楚卜子良爲令尹哀公十七年　巴人伐楚楚卜帥哀公十八年

物莫不有先。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渾淪磅礴於覆載之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劵契符鑰。無毫釐之差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一物且然。而況聖人備萬物於我乎。聖人備萬物於我。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聚散慘舒。吉凶哀樂。猶疾痛疴癢之於吾身。觸之卽覺。干之卽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仰而觀之。榮

光德星。欃槍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俯而視之。醴泉瑞石。川沸木鳴。亦吾心之發見也。玩而占之。方功義弓。老少奇耦。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龜既灼矣。蓍既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心問心答。心叩心酬。名爲龜卜。實爲心卜。名爲蓍筮。實爲心筮。水中之天。卽水上之天也。鑑中之面。卽鑑外之面也。蓍龜之心。卽聖人之心也。天天相對。面面相臨。心心相應。混融交徹。混然無際。敗甲朽株云乎哉。故曰。聖人不須卜筮。在聖人觀之。拂龜布蓍。已爲煩矣。況區區推步揣摩之煩耶。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而已。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至於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疏。附之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心勞而日拙矣。左氏之所載是也。或曰。左氏所載卜筮之事。巧發奇中。動心駭目。其驗若此。奚其疎曰。左氏起隱迄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若天子。若諸侯。若卿大夫。若士庶人。竊意其卜筮之數。約而計之。猶不啻數萬也。左氏載其驗於書者。纔數十事耳。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則希闊寂寥。絕無而僅有也。乃若誕謾無驗。不傳於時。不錄於書者。吾不知其幾萬矣。安得不謂之疎耶。就左氏之所載。彼善於此者。如穆姜、荀罃、子服惠伯之屬。猶庶幾焉。是雖未足少議聖人之卜筮。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奪於瞽史之說。近之矣。不信瞽史。是眞信蓍龜者也。是心之外。

豈復有所謂蓍龜者耶。噫。桑林之見妄也。僕句之應僭也。臺駘實沈之祟妖也。彼蓍龜之中。曷嘗眞有是耶。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皆心之所發見耳。蓍龜者。心之影也。小大修短。咸其自取。偃者曲。而躄者跛。夫豈影之罪哉。

曹劌諫觀社 莊公二十三年

百人醉而一人醒。猶可以止衆狂。百禮廢而一禮存。猶可以推舊典。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曹劌諫魯莊公觀社之辭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也。爲君者視以爲當然而不怒。爲史者視以爲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也。其後齊桓將列鄭太子華於會。管仲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仲之言。則是也。然味其言已開作而不記之端。視曹劌之時。風俗已少變矣。又其後晉獻齊捷於周。周私犒其使。而戒以勿籍。管仲所謂作而不記者。特設此辭以動桓公耳。未嘗直使史官之不記也。今周王既犯禮。而復使之勿籍。何其無忌憚也。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弑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敝。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世。是果誰之功哉。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餞日之後。暘谷賓日之前。暮夜晦冥。羣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春秋之時。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則背戕背虐。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

出乎。史官非特有功於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因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

晉桓莊之族偪（莊公二十三年）　晉士蔿殺游氏二子（莊公二十四年）　晉士蔿殺羣公子（莊公二十五年）　晉獻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莊公二十八年）　晉侯爲太子城曲沃（閔公元年）　晉侯使太子伐東山（閔公二年）　晉殺太子申生（僖公四年）　晉使士蔿築蒲與屈（僖公五年）　晉侯使賈華伐屈（僖公六年）

晉殺其世子申生。執殺之。士蔿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蔿何與焉。士蔿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人之常言。皆曰子弟。子之與弟。相去一間耳。羣公子之出於桓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蔿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略無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旦遽譖其三子哉。彼士蔿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倡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蔿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蔿也。已開則不能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豈有是理耶。雖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首士蔿而從驪姬也。吾嘗

攷觀晉國之本末。泝其流而尋其源。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蔿。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其季也。同出於穆侯。而自桓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讎。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吾子之所謂昆弟者。乃吾之子也。吾始欲私其子。而終至於殺其子。尙得爲善謀耶。然則桓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莊殺之也。桓莊親其子而讎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讎。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讎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讎。可謂私之私矣。私日勝則心日狹。心日狹則毒日深。其末流安得不至此哉。當桓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滅桓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所防在外。而禍發於內。所防在人。而禍發於身。禍機在此。而不在彼。是數君之戕殺其族。吾未嘗不憫其虛受。邱山之惡。而實無錙銖之益也。哀哉。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桓莊之族。以除其偪。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嬖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爲奚齊而殺申生。卽爲申生而殺桓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嬖寵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也。然則徇私者。豈能眞有所愛哉。果出於眞。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眞。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

而不可離。何憂乎士蔿。何畏乎驪姬哉。

莊公丹桓宮楹（莊公二十三年）刻其桷使宗婦覿用幣（莊公二十四年）莊公問後季友（莊公三十二年）叔牙共仲賊子般（莊公三十二年）閔公請復季友（閔公元年）共仲賊閔公成季立僖公（閔公二年）

驕者亂之母也。疑者奸之媒也。懦者事之賊也。弱者盜之招也。四者有一焉。皆足以亡其國。魯莊閔之際。合四者而兼之。簒弑之變。胡爲而不交作哉。至嚴之地。宗廟是也。至嚴之防。男女是也。莊公以一哀姜之故。上侮宗廟而僭其飾。下亂男女而紊其幣。二者既不足憚。則天下舉無可憚者矣。使哀姜來歸之初。已傲然。視天下舉無足憚。宜其淫縱恣睢。朋慶父而敗魯國。敢於戕殺而不忌也。哀姜固死有餘罪。導之驕而納之於亂者。果誰與。閒生於疑。未有閒所不疑者也。子般之當爲後奚疑哉。莊公疾病。反狐疑而徧問後於大夫。此所以一問而起二奸也。未問之前。父沒子繼。誰敢干之。既問之後。慶父叔牙知莊公之意。猶未有所定。始動其覬覦之心矣。慶父叔牙固死有餘罪。示人以疑而召奸者。果誰歟。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除惡而留其根何耶。五王黜武而興唐武。三思在其掌握。縱而不殺。終死其手。懦之爲害如此。然五王欲遺中宗自誅之。以強主威。雖失策。猶有說也。吾不知季友復何說耶。借曰。不忍一朝而尸二昆。盍亦宥之。以遠竄於裔土。則君臣兄弟之間。豈不兩全哉。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慶父既弑子般。凶威日熾。閔公還季友以自輔。望之者厚矣。乃含垢忍恥。一無所爲。意者示弱以有待歟。昔之智者。外雖示弱。而其中實有不可犯也。使季友以此全閔公。

斯可謂之示弱矣。今俛首結舌。坐待簒弑之至。是眞弱者耳。何名示弱哉。閔公幼而知倚季友。敬宗昏而知倚裴度。皆不免弑。吾未嘗不深悲二君之意。而深恨二臣之負其託也。二臣將何以見二君於地下耶。嗚呼。失之驕失之疑。基禍於前者。莊公也。失之弱。失之懦。成禍於後者。季友也。總四惡而論之。君取其二焉。臣取其二焉。君臣分受其責可也。雖然。瑕不掩瑜。瑜不掩瑕。罪不掩功。功不掩罪。季友之失則然矣。至其立僖公以續魯祀。其忠亦不可誣也。或曰。荀息許獻公以死。而終能死。季友許莊公以死。而不能死季友。其有愧於荀息歟。吾以爲荀息當愧季友。季友不當愧荀息也。荀息雖許獻公以死。當奚齊之禍。胡爲不死耶。以有卓子存也。向若卓子能定其位。則荀息之不死。賢於死矣。縱死者復生。獻公亦豈責荀息之食言耶。其所以死於卓子之弑者。勢窮理絕。不得不殉以身也。季友苟於子般閔公之難。輕棄其身。則僖公不復立。慶父不復討。周公之廟不復血食矣。一身之死。一國之亡。孰輕孰重耶。季友之不死於子般閔公。卽荀息之不死於奚齊。本無異者。然荀息所輔者邪。季友所輔者正。是荀息有愧於季友。而季友無愧於荀息也。是故以不能全子般閔公責季友則可。以不能死子般閔公責季友則不可。世儒論人臣之節者。至於死而止耳。孰知復有大於死者耶。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閔公元年

以言警世者。不可爲駭世之論。駭世之論。本欲天下之畏。而適以起天下之疑。有是惡則有是禍。吾恐正言之未足以警動流俗也。於是甚言其禍。務使可怪可愕。以震耀一時之耳目。抑不知聞者駭吾言。將退

而徐求其實。見其禍未至於是。則吾說有時而窮。管仲告齊桓公之言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宴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如是之烈哉。仲之言。殆過其實也。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非也。以吾觀之。謂仲恐駭世而未敢盡言。其實則有之矣。安得反謂之過其實乎。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愈駭矣。毒之殺人多者深乎。抑殺人寡者深乎。無愚智無老幼。皆知殺人多者之毒深也。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也。然則宴安之毒。其視酖毒。奚啻十倍耶。宴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姑就世之所畏者爲譬耳。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生於憂勤。死於宴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隳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欲忘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自棄之根。皆宴安之爲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耶。嗚呼。世之招禍者。禍雖不同。同發於宴安。未嘗有二毒。世之致福者。福雖不同。同出於憂勤。未嘗有二塗。宴安人所愛也。憂勤人所憎也。愛其所憎。而憎其所愛。則幾矣。宴安人所趨也。憂勤人所避也。趨其所避。而避其所趨。則幾矣。雖然。君子之耳目鼻口與人無異也。其愛憎趨避亦與人無異也。苟衆人之所謂宴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見衆人之宴安。放肆偸惰。百殃並集。其心焦然不寧。乃憂勤之大者耳。君子外雖若憂勤。中有

逸樂者存。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故自衆人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自君子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良藥不可忘也。藥之與毒。曷嘗有定名哉。

齊仲孫湫觀政 閔公元年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將觀其政。野不如朝。將觀其俗。朝不如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持者深。此善覘人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入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彼所以一見其俗。遽許二人之賢。不復攷察其政者。殆有說也。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三世而商人利口靡靡之俗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歷三世而拳人借鋤譯語之俗猶存。以政而移俗。其難如此。漢氏之東亟於桓靈。其惡極矣。然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姦雄豪猾。猶知畏義。未敢遽取焉。桓靈之時。漢祿已終矣。建安之際。復延數十年之祚者。非漢之力也。實流風遺俗扶持之力也。彼覘國之興亡者。不占諸風俗。尚誰占耶。齊仲孫湫來省魯難。其反命也。齊侯問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嗚呼。仲孫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與。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姣。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斁。指何物以爲周禮耶。吾是以知仲孫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

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心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洙泗。被於弦歌。形於衣服。郁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有條也。雖經哀姜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禮。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舉魯國之俗。皆秉周禮。其爲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寡不勝衆。安得而敗乎。此所以魯祀既絕。而復續哀姜慶父之勢亦已成而復傾也。仲孫湫可謂妙於覘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模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末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四鄰望之而不敢謀。其慮後世亦深矣。世之敝精神於簿書期會。視風俗爲迂闊者。果足以知此哉。魯之風俗。能存魯於既壞之餘。盛矣。苟魯之嗣君。當閒暇時。因已成之風俗。加以政事。則其治孰能干之耶。救已壞之政甚難。因已成之俗甚易。今風俗尚能救政事之疵。而政事反不能因風俗之美。是風俗不負魯。而魯其負風俗也。悲夫。